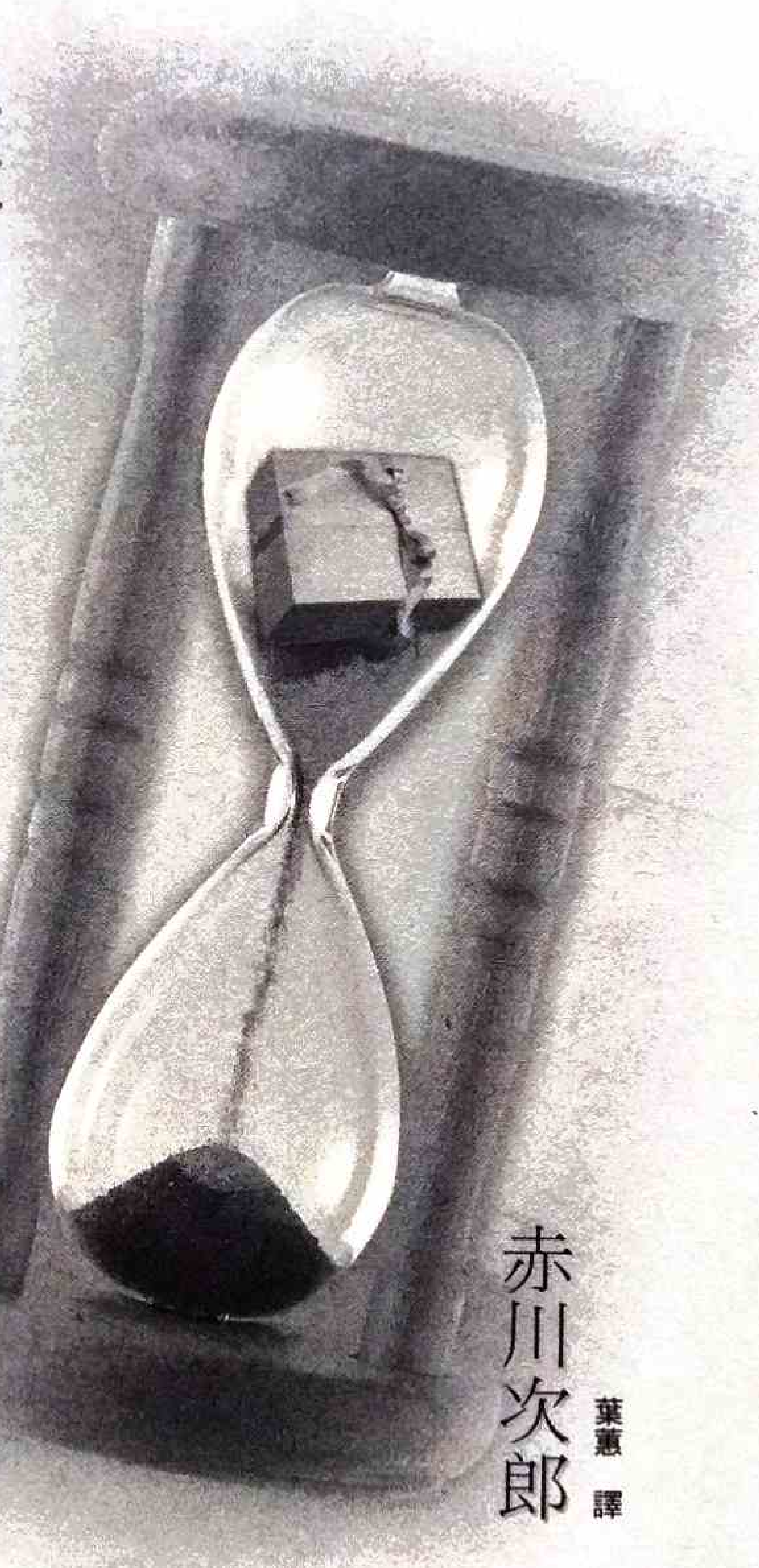
恐怖的報酬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恐怖的報酬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CONTENTS 目錄

神的拯救之手

1

怎麼辦……

木原昭子低頭俯視自己親筆填寫的發票。

她的手無意識地探進制服的口袋裏，拿出原子筆——改寫。如此一來……

如此一來？

即使這樣也於事無補——她明明知道。不過，至少……

至少要取消這個荒謬錯誤的證據。

「看見了吧？」管理大廈停車場的永井愉快地說：「是你的字哦。」

「嗯……」

「你自己搞錯了，可怨不得我。真麻煩。」

「對不起。」昭子鞠躬。

年過五十的永井是這幢N大廈的管理公司職員。連同昭子做事的「P公司」，N大廈裏共有租戶二十間。所以，地庫的停車場經常滿座——

昭子今天負責安排一個招待公司外部顧問的晚餐會。出席者中的五人會開車過來，而她必須先確定有五個泊車位。在一個星期以前，她便把有關的發票提交給永井——上星期曾有一天假期，這使昭子把日子搞混了。現在發票上寫的是明天的日期。

「——有什麼辦法嗎？」昭子纏住永井不肯罷休。「我非要五個泊車位不可。」

「今晚特別多會議。」永井極其冷淡地說：「只有三個。」

「能不能把那些都——」

「別蠻不講理，是你自己搞錯在先喔。」

人。」

「是……」

「沒有收到發票之前，假如有人來申請，連那三個泊車位也會讓給別

昭子臉都白了。

「我在這裏改一下行嗎？」

「不行。要蓋章。你去寫一張新的吧。」

「那麼——我馬上去寫！請空着那三個泊車位給我！」

昭子往升降機直奔過去。

「討厭！」

在升降機裏的昭子禁不住罵人。

那個永井是個極壞心眼的人，這幢大廈的ＯＬ全都吃過他的苦頭。

偏偏她就必須向這個人低頭哈腰——光是想想就覺得胃痛……

木原昭子今年廿四歲。稱不上資深，卻也不能說是初來乍到。

她趕忙回到辦公室，重新填好發票，準備拿去給科長蓋章。

「——科長呢？」

「出勤了。」其他女同事說。

「出勤？什麼時候回來？」

「五點鐘，但科長通常都會遲的。」

昭子仰天長嘆。倒楣起來就是這樣。

可是，怎麼辦？

必須盡快把發票交過去——否則，永井會故意把泊車位讓給別人。

他就是那種男人。

——沒奈何。

總之，印章隨後補上，先把這發票交上去好了。

昭子往升降機大堂跑去。

「啊哇！」

剛踏出門口就與誰撞個滿懷，雙方大叫一聲後就齊齊跌個屁股蹲地。

「對不起！」昭子慌忙道歉。「啊，是三橋先生……」

她鬆一口氣。

「木原小姐!?嚇我一跳。」

笑着站起來的人叫三橋正巳。

「對不起！我太匆忙了。」昭子難為情地說：「幸好是三橋先生。」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三橋正巳以三十一歲之齡就任「P公司」的項目科長。

儘管「P公司」只是中小型企業，但三十一歲的科長畢竟是破例的年輕。照理，像昭子之流是不敢隨便與之搭訕的。

「這發票……」昭子把內情告訴三橋，不免怨聲載道。「雖是我不對，總之倒楣透頂就是了。」

三橋那圓臉、「四眼」的形象，加上和藹可親的笑容，距離「精英分子」的印象頗遠，不僅昭子，幾乎所有女職員都愛跟他搭訕。

「那真不幸。不過，任何人都會犯上那種錯誤的。」

「可不是嗎？」三橋這麼一說，昭子就安心多了。

「——謝謝您。我提起精神來了。」

然後再補充一句：「我得盡快把發票拿過去！」

「等一等。沒有科長的印章，永井不會善罷干休的。」

「但已經等不及科長回來啊。」

「交給我。」

「咦？」

三橋催促昭子回到辦公室，自己則加快腳步走向昭子那邊的科長的座位去，拉開抽屜，拿出裏頭的印章。

當着目瞪口呆的昭子面前，三橋在發票上蓋了章。

「這樣就行了。快拿去吧。」

「——謝謝。」

——昭子所屬的總務科，科長名叫里谷，是個在工作上相當細心的人。假如他知道誰趁他外勤期間擅自動用他的印章，勢必大發雷霆。

「別擔心。追究起來，就說是我蓋的好了。大家同是科長，沒問題的。」

聽三橋的話讓她真的覺得會順利過去的。

「謝謝！」她再次道謝。「那我走了。」

「——木原小姐。」三橋喊住她。「你總共要幾個泊車位？」

「五個。不過，只有三個空出來而已。」

「是嗎？」三橋點點頭。「不必太操心。只不過是兩個泊車位，總會有誰臨時取消的。」

「但願如此。」

昭子微笑着趕向升降機。

——永井老大不高興地從窗口伸出手來。

「這是新的發票。」昭子說：「呃……還有空出來的嗎？」

「嗯。」永井慪氣地說：「剛才有一個取消了。」

「成功了！那麼，四個泊車位沒問題吧。」

「算是。」永井冷眼望着昭子歡歡喜喜地重新填寫「數目」一欄，便用討厭的語氣挖苦。「橫豎仍欠一個。」

「假如還有誰取消的話，請務必通知我。」

昭子覺得是因為遇見三橋，那「一個泊車位」才會幸運地從天而降。她帶着愉快的心情回到辦公室去。

2

「辛苦了。」

在升降機前面送走最後一位客人，昭子才鬆了一口氣。

晚上十點多。

「木原小姐，以後的事拜託了。」

男同事邊說邊已經披上大衣。

「是，我會收拾妥當的。」

昭子好不容易才忍住叫對方留下來幫忙收拾的話。

——他好像已經約好了哪個顧問去喝酒，所以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就知道會這樣。」昭子扮個鬼臉。

若他勉強留下來隨便幫一丁點忙，事後卻以恩人自居的話，倒不如不幫忙來得輕鬆。

昭子趕忙收拾會議後的「殘局」——這種事必須從速處理。

不過——真是得救了。

尚欠的一個泊車位，後來真的有人取消讓給她，所以來得及預備。

「是平日積下的功德吧。」她暗自慶幸。

事實上，最後是有兩個泊車位的預約被取消，結果還多出了一個。

她麻利地收拾完畢，準備回家——辦公室裏空無一人。

都已經是晚上十點以後了，這是當然的事。獨自留在辦公室的感覺不太好，於是昭子也迅速離開。

最後離開的人必須鎖門，那才是最麻煩的事。她要將鎖匙交還給永井。

心情有點沉重，可她又沒做什麼虧心事……

當升降機來到一樓，昭子望向管理處的窗口。

有位女士在裏面哭哭啼啼。

永井一臉不耐煩地瞅着她。

什麼事呢？——昭子輕敲窗口的玻璃。

永井立即走過來。

「什麼事？」

「辦公室的鎖匙。我是最後一個。」她把鎖匙遞進窗口中。「——怎麼了？」

「總之是麻煩……呃，你們都是女人，可以跟她談談嗎？」

昭子猶豫一下，但看到跟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女子在哭泣，總不能置之不理。

「——你怎麼了？」她走進去問。

「你是這裏的人？」女的抬起淚濕的臉。

「我是『P公司』的職員……」

「我和三樓那公司裏的人有婚約。」

「三樓……啊，是相機製造商……」

「他在營業部。我們約好今天下班後碰頭。可是——八點鐘，時間到了他還沒從外勤的地點回來。手機又聯絡不上……」

「然後？」

「我好擔心，就到這裏來等他。結果，我接到警方的聯絡——」

「他……」

「他的車子和大卡車相撞……當場死亡。」

說完，那女的又哭起來。

「——真是不幸。」

昭子不曉得該說什麼。她看了看永井。

「她在大堂那邊暈倒了。」永井毫不掩飾一臉的不悅。「要暈倒就該到公司裏面去。」

「你……那是不幸的事啊！」昭子生氣地說。

「那你把她送走好了。她一直在這裏哭，我都不用下班了。」

「對不起……我已經沒事了。」女子站起來。「打擾了……」

「等等——你住哪兒？我送你。」昭子飛快地瞪了永井一眼，扶住她的手臂。「那麼，永井先生，我先走了。」

「嗯，慢走。」

目送昭子她們往夜間出入口走去時，永井突然說：

「對了——喂。」

昭子回頭時，永井陰鷙鷙地咧嘴一笑。

「其中一個空出來給你的泊車位，就是她的男朋友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

當然，昭子對意外並沒有任何責任。但在心情上，那就成為一個充分的理由，使她自願把那名女性送回家……

昭子回到自己的公寓時，已快到十二點。

六疊的房子兼附浴室及廁所——加上靠近市中心，房租絕不便宜。

秋夜，整天沒人在的房間總是陰冷冷的。

咦，電話留言的提示燈在閃滅。

她按下「重播」，傳來這樣的聲音：

「——我是三橋。」

嚇了一跳。

「泊車位沒問題吧？不必太沮喪。生活中總會踫上好事又會踫上壞事的。那麼，明天見……」

三橋那爽朗的聲音，聽了讓人好舒服。

如果時間尚早的話，她必定會打電話過去道謝，可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三橋一家三口，他與妻子育有一個名叫裕子的三歲左右的女兒。那

麼晚打電話過去，萬一吵醒小孩就不好。

明天才當面道謝好了，她想。

正在更衣時，電話又響起來，她趕忙接聽。

「——啊，你回來了。」

「三橋先生!?我剛剛回到家。您特地留言，實在……我本想打電話給您的，但又怕吵醒您家的小孩……」

「今晚如何？泊車位終於足夠嗎？」

「嗯，剛好。多謝您為我操心。」

「哪裏。真好，果然有人取消嗎？」

「對。其實，我把發票交過去時，就已經有人取消了，之後又再空出兩個泊車位來，結果還多出一個。」

「是嗎？——總之，鬆了一口氣吧。」

「嗯。不過……」她禁不住想到那件事。「啊，那不是三橋先生的

事。」

「什麼？」

昭子把在管理處遇到那位女子的事說出來。

「——我先把她送回家去，所以才這麼晚回來。」

「原來如此——木原小姐真是溫柔。」

「才沒有。三橋先生才是，特地幫我——」

「不，萬一你因那種事挨罵的話，我覺得好可憐。」

三橋的好意，有如營養液般滲入昭子那顆疲倦的心裏。

「——假如三橋先生沒有家眷的話，我一定會喜歡您的。」

「木原小姐，你喝酒了嗎？」

「好失禮啊。我是認真的。」昭子反駁。

「那就更可怕了。」

三橋笑着說，昭子也笑起來。

——掛線後，昭子沖過花灑浴，心情舒爽地鑽上床，馬上就沉入夢鄉。

……給電話吵醒乃是凌晨四時左右的事。

「什麼……」

若是惡作劇電話，她會很生氣。可當她拿起話筒時，卻傳來嚶嚶的啜泣聲。

「——喂？」

「昭子。是我，典子。」

「啊，嚇死我。」

加藤典子是大學時代的好友。因為工作地點接近，兩人時常一起去喝酒。

「怎麼了？典子，你哭了嗎？」

「今晚，我本來要和由加他們見面。呃，是昨晚了吧。」

「由加他們——」

「倉田先生和由加。」

「喔，聽說他們下個月要結婚了。」

山田由加是大學時的伙伴。她即將和以前學會裏的倉田學長結婚。

「他們為了婚禮的事和我商量，我們約好昨晚九點鐘左右碰頭的，可是兩個都沒來……我打由加的手機又打不通。只好一個人回來……」

「後來，怎麼了？」

典子的聲音哽咽，看來事情不尋常。

「剛才我接到由加母親的電話……倉田先生的車，跟貨車相撞……」

睡意一下子無影無蹤。

「由加……受傷了嗎？」

「倉田先生和由加……都死了。」

——昭子祈願這是噩夢，可她知道，這肯定是現實……

3

「怎麼？那麼忙的時候。」

見到昭子的早退表，里谷科長立即皺起眉頭。

「對不起，我大學時的好友車禍身亡，今晚要守夜。」昭子說。

「守夜？——是嗎？」

里谷不情不願地在她的申請表上蓋章。

「明天的喪禮我也要出席，大概在下午兩點左右回來上班。」

「嗯……」里谷似乎也不好意思針對「喪禮」埋怨什麼。「那麼，回來後立即提交遲到表吧。」

「是，謝謝。」

那不是誰都曉得的事嗎？昭子好不容易忍住話，回到座位收拾一下，對旁邊的女孩交代了工作上的事。

「抱歉。拜託你了。」

她把椅子收進桌子內，準備離開辦公室。

里谷故意在背後大聲指桑罵槐。

「我年輕時，就算家裏死了人也不會請假不做事的。」

昭子滿肚子氣，但生氣只會自己吃虧，於是急忙跑到儲物櫃室。

她換上事先帶來的黑色套裝，出到升降機大堂時，碰巧遇到了三橋。

「——怎麼？喪禮嗎？」

他看着昭子的一身打扮問。

「嗯，昨晚……」

昭子把昨晚發生的意外說了一遍。

「那真不幸——年輕人的死實在令人心情沉重。你得好好安慰她的雙親。」

「謝謝……」

他和里谷科長何等不同！

昭子稍微心情舒暢的下到一樓。

永井在大廈的正門玄關抽煙——大堂裏面是禁煙的。

「怎麼，喪禮嗎？」他看着昭子說。

「嗯。」

她不想與這傢伙對話，只應了一聲就走出去。

「穿這種衣服就比較像個女人啊！」

永井輕佻的話使昭子的心情跌進谷底……

「實在意想不到……」典子吐着嘆息的說：「我本來還在張羅出席他們婚禮的衣服，沒想到卻以這種打扮來出席喪禮……」

昭子點點頭。

「人生無常，真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

——過了晚上十一時，火車已經不再擠了。

那邊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上班族，這裏是補習班完結後抱着大書包打呵欠的小學生。

「那個睡着的男人，也有可能從此不再醒過來呢。」典子說。

「別說了。只會更加悶悶不樂而已。」

昭子突然想起來，從手袋拿出手機。在守夜時當然關掉了電源，現在要看看有沒有收到短訊。

「——沒有訊息——典子，明天的喪禮？」

「嗯，我會去。」

「那麼，先找個地方碰頭吧？」

說着時，剛好手機鳴響。

「是誰呢——喂？」

「啊，昭子姐。」

是同科的女同事。

「咦，彌生。發生什麼事了嗎？」

「呃——明天你會遲到是不是？」

「對。」

「今天你早退之後，永井先生來找科長。」

「永井——你說大廈管理處的人？」

「對。不知他向里谷科長說了什麼。結果，科長大發脾氣說：『是誰擅自使用我的印章!?』」

「那——」

「昭子姐，昨天你不是重寫泊車位的發票嗎？永井先生特地跑來打小報告，說你在科長外勤期間，把那張重寫的發票交給他。」

昭子啞口無言。

「當時情勢緊急。而且是永井說要快——」

「他就是那種人。里谷科長早就知道是你交上去的。他故意大吵大鬧，把大家都罵了一頓……所有人都不敢出聲。」

昭子臉如死灰。

「那我明天回去時大概要被開除了。」

「總之，你要作好心理準備，會五雷轟頂啊。」

「謝謝你。」

「我想，如果你能早上回來上班的話，會不會好一點？」

「或許，可是好朋友的喪禮，即使挨罵也要出席的。」

「明白了。那麼，就這樣好了。」

「多謝你通知我。我可以有心理準備。」

昭子掛斷電話。

「——什麼事？」

在旁的典子只聽到一半的對話，就擔心地問。

昭子簡單地說明，典子也吃了一驚。

「你有一個好討厭的上司啊。」她寄以同情。「但替你蓋章的，不是那個叫三橋的人嗎？」

「嗯。不過，我不想把責任推給他。我去道歉就是了。」

典子微笑着說：

「昭子，你還是和以前一樣溫柔，一點也沒變。」

——昭子一方面為里谷的事生氣，但她更是打從心底對永井的做法感到憤怒。

假如永井在眼前的話，她會毫不猶豫地對他飽以老拳。

世上真有一種人是以「被人討厭為樂」的，不斷重複地做一些招人厭惡的事。

那是昭子到社會做事後所明白的其中一件事。

或許他們年輕時都不是這樣的。是因為有過許多難堪的回憶，才無法相信別人吧。

然而，一旦跟那種人拉上關係時，畢竟是一場悲劇。

——典子先下車，剩下昭子獨自嘆息時，手機又鳴響。

「喂？」

「是你嗎？」

她懷疑自己的耳朵。那聲音是——

「你是——」

「永井。」

「你怎會知道我的手機號碼？」昭子禁不住問。

「那些事不重要吧。我使你惹麻煩了吧？」

「什麼事？」昭子說。

「你沒聽說嗎？」

「發票的事嗎？」

「嗯——待會兒你回大廈來吧。我們來談判。或許我可以告訴里谷先生，是我一時誤會。」

永井的話使昭子答不上來……

4

不曉得他從哪兒看到的，當木原昭子站在「夜間出入口」前面時，那道門就像自動門似的打開。

當然，門後面就站着永井。

「想不到這個時間你竟然來了。」

他浮起與本人不相符的親切笑容。

「不是我想來的。」昭子反唇相譏。

「我明白——我並不是喜歡針對你，就別那麼兇好不好？」

「我生來就是這張臉。」

誰會吃你那一套？昭子想。

——她之所以跑來，只是怕會給三橋添麻煩。

明天被里谷大罵一頓沒關係。不過，三橋聽到消息後就一定會替她

說項。

雖然同是科長，但跟五十多歲的里谷比起來，三橋就像兒子一樣年輕。

昭子不想看到三橋被里谷絮絮叨叨地埋怨。

「——進來吧。反正只有我一個人。」

永井把昭子帶進管理處，沏了茶。

「剛好今天出差回來的人送我糕點。很甜的，你喜歡嗎？相當美味啊。」

昭子也不想氣氛僵住，就隨便吃了一件他端出來的糕點，喝了一口茶。

「永井先生。」她開門見山地說：「確實，是我擅自使用科長的印章去提交發票。不過，那是因為你說『沒有蓋章就不行』。」

「我有說過那種話嗎？年紀大了記憶力就不好。」

永井裝蒜。

「不管怎樣，擅自蓋章是我不對，明天我會向科長道歉。」昭子說：「關於那件事，請永井先生不要再說多餘的話。」

「多餘的話？」

「不是嗎？那是我們公司的事，用不着你來搬弄吧？」

「對——誰叫你平日總是對我擺出一張臭臉？誰都不想被討厭的吧。我可沒有對你怎麼樣啊，但你卻像看到什麼髒東西般的看我。那不合理吧。」

昭子小心壓抑着憤怒，說：

「『人夾人緣』吧，不是嗎？我想，我和永井先生是合不來的——但我並沒有想過要用哪種眼光去看你。」

「是嗎？……那麼，假如我說要你陪我睡一晚，你會拒絕嗎？」

昭子完全不能置信。永井立即笑着說：

「開玩笑！何必那麼兇巴巴的。」

「那還用說嗎!?我要走了。」

昭子站起來——突然雙腳無力，軟巴巴的倒在地上。

「喂，你沒事吧？喝醉了嗎？」

永井過來抱她，昭子拼命推開他的手。

「別碰我！我沒喝醉！」

天旋地轉——一剎那間，昭子又再倒下去並失去知覺。

意識跟失去時一樣，突然又回來了。

當意識恢復時，她一時間甚至想不起自己曾失去意識的事。

可在幾秒之後，即使不願意也想起來。

這裏是哪兒？——我在什麼地方？

清楚地看見四周時，全身的血像跑光了似的，汗毛倒豎。

昭子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地躺在潮濕的被窩裏。

三疊左右的小房間。自己的衣物被胡亂扔在榻榻米上。

「——你醒啦?」永井探臉進來。「啊,我都沒想過藥力如此奏效。還好擔心呢。」

昭子連話也說不出來,她把棉被拉到下巴底下,狠狠瞪着永井。

「——別這樣瞪我。我呀,一直都好喜歡你的。」

「卑鄙!」

昭子的聲音發抖。

「隨便你說什麼——啊,別擔心,我早已經不能親近女人的了。我只想好好觀賞,細細撫摸而已。還有,我的嗜好是拍照,我已把你純真的睡臉留下來。」永井望望時鐘。「呃,已經早上七點鐘了。你不是要參加朋友的喪禮嗎?」

早上七點鐘……

「你滾！」昭子狂喊。

「我也得開始工作了——那麼，再見。」

永井涎着臉地走了出去。

昭子咬緊嘴唇，眼淚在眼裏亂轉。

誰會哭啊！

嘴唇被咬破了，一道血絲在嘴角滑下來……

——昭子打開「夜間出入口」的門，來到天色已大亮的室外。

她要趕緊回去公寓，換件衣服，然後出席由加的喪禮。

正要邁步時，卻被一把聲音喊住：

「不是木原小姐嗎？」

——昭子回頭一看，見到三橋從車上下來。

「三橋先生……這麼早？」

「展開策劃時就要早到準備。今天算是遲了——你才是，這個時間怎會在這兒的？」

一見到三橋那親切的笑臉，支撐着昭子的東西就崩潰了，哇一聲大哭起來。

「木原小姐……你沒事吧？」

三橋吃驚地摟住昭子，連忙把她帶上車去。

「快跑！」昭子說：「帶我離開這裏！求求您！」

「明白了。」

三橋發動車子。

——跑了十分鐘左右才在路邊停下來，昭子把昨晚發生的事和盤托出。

「好過分的渾蛋。」

「是我太粗心大意。」

「……說到底，是我擅自使用里谷先生的印章——對不起。」

「不！我沒那樣想，真的。」昭子說：「——你有工作吧。抱歉。」

「沒關係。我先送你回公寓好了。」

「可以嗎？」

「嗯。」三橋點點頭。

他一面駕車一面說：

「你要報警嗎？」

「不，反正也不能入罪的。但……假如他真的拍下照片，以後再用來要脅我的話，不知他會提出什麼要求……」

「也是。」

「我還是該辭職去別的地方吧？」昭子說。

「如果你那樣做的話，永井食髓知味，可能會向別的女孩出手哦。」

「那麼，該怎麼辦……」

三橋沉默地搖搖頭，把昭子送到公寓前。

「——謝謝。」下車時，昭子已平靜了不少。「多得您幫忙了。」

「嗯……提起精神來吧。壞事過後通常會有好事發生的。」

「對。譬如永井被金剛一腳踩扁。」

說畢，昭子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

5

「對不起，我遲到了。」

從喪禮直接回去公司的昭子，把遲到表交給科長里谷。

她已作好心理準備，因為蓋章的事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跟昨晚的慘痛經歷相比，這件事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她等着里谷嚴厲斥責——

「嗯……辛苦了。」里谷打開抽屜，在遲到表上蓋章。「你是直接回來公司的吧？」

他看了一眼昭子的黑色套裝，對其他女孩喊：

「喂，誰，去為木原小姐灑一下辟邪的鹽吧。」

昭子大吃一驚。女同事彌生立即站起來，說：「那麼，我們到走廊去好了。」

彌生把昭子從殯儀館帶回來的細鹽啪啦啪啦地灑在她的肩上。

「科長怎麼突然轉變態度!?」她說。

「怎麼一回事?」

「不曉得。他從今早起就興高彩烈的。」

「噁心。」

話是這麼說,昭子心裏當然也不想挨罵。

「永井先生又對他說了什麼呢?」

彌生的話叫昭子悚然一驚。

「永井……去找科長?」

「不,我沒見到。」彌生搖搖頭。「總之,好極了。」

「嗯……」

可是對昭子來說,她不曉得是否可以忍受每天和永井打照面。

剛才來公司時,永井不在管理處,換了另一個不認識的保安員坐在

那裏。難道他今天休息？

——總之，先清理堆積如山的工作。

昭子趕忙換了制服，立即埋首工作。一刻也不離位地直做到日落西山……

「還有五分鐘……」

聽見彌生伸着腰所說的話，昭子嚇了一跳。

四點五十五分——她以為還不到四點鐘。

額頭浮起點點的汗珠。

她埋首於工作，也許是為了忘記昨晚那件事——當然，那種事怎樣也忘不了。

電話鳴響，她伸手接聽。

「有沒有認真工作啊？」傳來永井那討厭的聲音。「別掛線。我做了

對不起你的事——我們言歸於好如何？」

「我想不可能。」她用公事性質的語氣說：「好了，就這樣——」

「慢着！我正在旅行途中——我拿了三天假期，去溫泉好好享受一下。」

「那很好。」

「今天沒有被里谷先生責罵吧？」永井說：「我已向他說過了。算是昨晚的回報。你對我好，我也會好好報答你的。」

昭子拿着話筒的手在發抖，她就這樣掛線。

——那種故作親昵的語氣。

事情不會就此結束。永井一定會以照片要脅昭子到他跟前去。

——三天。他去溫泉旅行。

就趁這三天辭職吧。

如此一來……

下班的鈴聲鳴響。

「——昭子姐，回家前轉去喝一杯如何？」

聽到彌生邀請，昭子毫不遲疑地答應。

「嗯，我去！」

回到公寓時，已過了十一點半。

她微有醉意，但「醉」會使她想起昨晚所發生的事，於是她適可而止。

拉起窗簾更衣時，電話鳴響。

她怕又是永井打來的，於是先讓留言電話答應。

「——昭子。還沒回家嗎？回來以後，給我電話。」

是母親的聲音。

她趕快拿起話筒。

「媽。」

「回來了怎麼不聽電話？」

「我怕是惡作劇電話。」

母親幸子不習慣留言，所以不喜歡那玩意兒。

「有什麼事嗎？」

「有一點……你什麼時候回家？下星期天？」

母親的語氣迫切。

「也不是不能回去……怎麼啦？」

「你爸爸……」幸子嘆息。「公司叫他辭職。」

昭子無言。

父親木原龍三，五十八歲。預定兩年後退休。

「可是——不是還有兩年嗎？」

「就是嘛，但公司說現在有點困難，如果他現在辭職的話，還可以拿

到一半的退休金。」

「一半⁉」

「他們說如果待到六十歲的話，可能連退休金也丟了。」

「怎會……」

父親自公司創業以來就在那裏做事。正如平日所說的，實在是把一輩子都奉獻給公司。

「你爸爸大受打擊，這兩天都躺在家裏——對不起，你……」

「明白了。我星期五乘夜班火車回來吧。」

「要你這樣趕忙，對不起。」

幸子顧忌地說。

素來是無所不談的母女二人。母親現在竟如此客氣，大概是為日後的生活感到自卑的緣故。

「總之，等我回來以後再商量好了。」昭子說：「哥哥呢？」

「我聯絡過了……他說生意不容易，自顧不暇什麼的。」

彷彿見到母親苦笑的臉。

昭子之上還有兄長。本來家裏的事該先由哥哥操心才是，但因為嫂嫂家有家族生意，哥哥已成了那邊的人，所以完全幫不上忙。

「明白了。那麼……」

昭子心情沉重地掛線。

——父親的收入沒有了。

對於雙親日後的生活是很大的打擊。

現在的昭子雖然沒有餘裕，但每個月都會寄二、三萬圓回去的——假如辭職的話，就連自己也沒有收入……

「不行啊。」

昭子跌坐在原地。

她實在不能辭去現在的工作。

至少她對於能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不抱樂觀態度；即使找到，收入也會驟減。

但一想到每天要和永井打照面……

昭子完全一籌莫展，呆坐在榻榻米上一動不動。

6

「抱歉。」昭子說。

「為何要道歉？」三橋說。

「因為——我突然約您……」

「有什麼關係？當然，如果被我太太看見我和你在一起，說不定會挨巴掌就是了。」

昭子被逗笑，同時眼淚也流下來。變成一張哭笑相交的臉。

——星期天晚上，昭子從家鄉回到東京，馬上打電話給三橋。

她已作好準備，如果是他太太接電話，就立即掛線。但接電話的是三橋，更說太太把孩子帶回娘家去參加親戚的婚禮。

「拜託，請和我見面。」昭子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

她想被他擁抱。

可是，三橋委婉地開解她說：

「如果我這樣做，就變成跟永井一伙了。」

他們走進酒店，什麼也沒有做，只是偎靠着躺在床上。

「——禍不單行啊。」三橋說。

吃飯的時候，昭子把大略的情形告訴他。

「真是不敢相信。我回到家裏，家父慢吞吞地走出來，外表比起數月前老了十年……」

「公司真是冷酷無情。」三橋說：「你父親有可能就這樣辭職不幹了。」

「嗯，我也這樣想。」昭子點點頭。「而且，他已沒有氣力再去尋找另一份工作了。」

「是吧——因為他一直為公司忠實地賣命。真是不幸。」

「對……因此，我也不能辭職了。」

「是嗎？但你根本沒必要辭職。」

「道理上是的。可一想到從明天開始，又要跟永井打照面時……」

「假如他又來要脅的話，你告訴我，我去跟他理論。」

「謝謝……不過，我不想再給三橋先生添麻煩。」

「什麼麻煩……」

「若你替我去跟永井談判，萬一因此傳出你和我之間的緋聞，就會給府上添麻煩的。我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

「──明白了。」三橋說：「你是個好人。真的。」

「我自己倒覺得是個壞女人。」昭子笑說。

「上帝一定不會遺棄像你這樣的好人的。」

三橋用相當認真的調子說，這使昭子有點驚訝。

「現在很少聽到上帝的名字了。」

「也許。但我是相信天譴之類的──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否則就

不公平了吧。」

「或許——世事如此就好。」

昭子也知道，人生是不公平的。

不過，假如年過三十的三橋認真相信人生是公平的話，那也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好想就這樣睡下去。」

昭子把頭靠在三橋的胸前說。

可是不能這樣做。

明天必須要去公司。

然而昭子還是「再十分鐘」、「再五分鐘」的不停放任自己……

「——早。」

在大廈門口和彌生碰上，使昭子稍微鬆一口氣。

二人一起走進大堂。

一星期之始就要單獨跟永井打照面的話，她會受不了。

「咦？」

平時由永井所坐陣的窗口，今天還是被另一名保安員佔據了。

「永井先生休息嗎？」彌生問。

「我是臨時被叫來的。」保安員說：「聽說他原定昨晚回來，但直到今天早上都沒有聯絡。」

「哦。」彌生和昭子對望一眼。「希望他永遠聯絡不上就好了。」

「對。」昭子說。

然後，到了午飯時間。

昭子和彌生走進附近的麵店。這裏很便宜，經常都排着長龍。

二人順利地溜進去，很快就吃起來。店內的電視正在播放午間新聞

「呃，剛才……」彌生停下吃麵的手。「新聞說……」

「咦？」

「是不是說『永井』什麼的？」

昭子望向電視，見到一個車禍現場的畫面，上面出現「N大廈管理公司職員．永井建夫（53）」的字幕。

「——咦，是永井。」彌生說：「他怎麼了？」

昭子側耳聆聽報道員的聲音。

「永井等人所乘搭的公車，經過建築工地旁邊時，剛巧現場的棚架崩塌，大型起重機壓在公車上面。」

「假的……」彌生喃喃。

「——公車上載着十名乘客，但只有永井一人躺在後面睡覺，正好被倒下來的起重機壓着，當場死亡。其他乘客僅受輕傷。」

——新聞又轉到另一條去。

在那之前，電視畫面映現了巨型起重機的大手，把公車後半部如同火柴盒般壓扁的情況。

永井就在下面……

「這就難怪聯絡不上了。」彌生說。

昭子又開始吃麵條。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三橋的話在昭子的耳邊迴響。

得救了——我得救了。

這樣子就不必每天擔驚受怕地上班了！

昭子好不容易才忍住高聲歡呼的心情。

然後，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三橋送她回公寓的那天早上，他與自己的對話。

「……壞事過後通常會有好事發生的。」

「譬如永井被金剛一腳踩扁。」

昭子實在是這樣回答三橋的。

那架公車被壓扁的模樣，真的像是被金剛踩扁了一樣。

7

回到公司時，誰也不曉得永井橫死的事，根本沒有成為話題。

多半大家沒看中午的電視新聞吧。

里谷科長在自己的座位上看體育報紙。

彌生在回座位的途中拐去化妝室。

昭子坐在椅上，突然想起永井說過的話。

永井說用迷藥使昭子睡覺，然後幫她脫掉衣服，「拍下照片」。

假如是真的……

一旦管理公司得悉永井的死訊，他們自然會來收拾他住宿過的房間。到時萬一發現了永井所拍的照片……

昭子趕忙跑向升降機。

彌生鐵定會向大家報告永井的死訊。沒時間了。

——午飯時間，窗口裏沒有一個人。

不容猶豫了。昭子急急走進管理處裏面。

她把抽屜逐個拉開，差不多要翻轉來搜尋裏面。

找不到——難不成是他信口雌黃？

為了使昭子言從計聽？

可是——令她在意的是，真的找到了相機，但打開蓋子來一看，卻沒有膠卷。

既然相機在這裏，就有可能真的被拍照了。

假如有的話，會放在什麼地方？——昭子拼命思索。

永井不用擔心有誰來搜尋他的房間。但如果拿出來要費一番功夫的話，想時常「欣賞」就變得不方便了。

昭子再一次打開抽屜來看。其中有一個底部鋪着墊紙。

在上面摸一下，那感覺……把紙掀起來一看，膠卷和沖洗出來的相

片一一出現眼前。

一看就使人臉紅。她慌忙把所有東西塞進制服下面，跑到大堂。

剛巧保安員吃過午飯回來。

「你好。」昭子微微一笑……

回到公寓時，昭子開了廚房的抽氣扇，就在下面的洗碗槽焚燒相片和膠卷。

一面燒一面覺得心裏好難受。

——想到自己每一吋都被永井看過、拍過照，就……

不過，已經沒事了。

永井死了。一切也處理乾淨。

昭子一點也不同情橫死的永井……

把灰燼放進塑料袋裏扔進垃圾桶時，門鐘乍響。

打開房門一看，使昭子吃了一驚。

「三橋先生!?」

「突然造訪，對不起。」三橋說。

「不……沒關係。」

她讓三橋進來，給他泡了一杯茶。

「有什麼燒焦了的味道？」三橋說。

「嗯……我剛才燒了一點東西。」昭子說：「——請用茶。」

「謝謝。是舊情信嗎？」

「怎會？——是那些相片。」

「永井拍的那些？真的有嗎？」

「嗯。我找到了。」

三橋聽了點點頭。

「我不是說過嗎？天譴啊。」

「真的。我也開始相信了。」

「好極了。以後不用再擔心了。」

「嗯。」昭子笑逐顏開。「不過——您怎麼跑到我這兒來？」

「有點小事……」

「發生什麼事嗎？」

「上次我不是和你去酒店嗎？我們出來的時候，好像被附近的主婦看到了。她通知了內子……」

昭子臉無血色。

「怎麼辦!?太太怎麼說？」

「她生氣地打電話到公司來，說要回娘家去。」

「那種事……我去向她解釋。」

「你說我們到酒店卻什麼也沒做過。你以為她會相信嗎？」三橋說：「沒辦法。我不停地道歉，死拉她回來就是了。」

昭子垂頭喪氣。

「給您添麻煩……我沒想到會變成這樣的。」

「不是你的錯。我只是覺得讓你知道比較好。待會兒我就駕車去內子的娘家。」

「可是——她會諒解嗎？」

「只能試試看。假如她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我的解釋，那只表示我平時就不被信任吧。」三橋用輕鬆的語氣說：「——茶很好喝。」

「是嗎？」昭子禁不住跪着移過去。「我和您一起去吧。去向您太太解釋！」

「木原小姐——」

「假如……我挨打就能了事的話，我也願意挨打。您所做的都是為了我……」

「明白嗎？我和誰上酒店，她根本就不知道。你又何必特地走去自報

姓名，捲入糾紛呢？」

「——三橋先生。」

「多謝你的茶。」三橋站起來。「突然打擾，對不起。」

昭子繼續坐着，看三橋在玄關穿鞋子。

「好了，打擾啦。」

見到那張平日在公司說「辛苦你了」的笑臉時，昭子再也忍不住了。

「三橋先生。」她跳起來，奔到玄關。「不要走！」

她把身體緊貼在他背上。

「我不許你走！」

「木原小姐——」

「不要走——不要回去！」

在那兩句話之間，三橋已經轉過身來，與昭子面對面。

「我不許你走……」

她把自己的唇主動壓在三橋的唇上。

昭子和三橋緊緊擁抱。二人在燈光幽暗之中結合為一，那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電話響了。」

在三橋告訴她時，她才察覺。

「不管它。」

她現在不想動——躺在三橋的臂彎中讓她心滿意足。

電話終於不響了。

「你要去太太那裏嗎？」

「嗯。裕子也在，我不能和她分手的。」

「我明白，沒關係，我不是那個意思。」

過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三橋淋了個簡單的花灑澡，預備妥當。

「那麼……」

「路上小心。」昭子在玄關送行。「跟太太和好如初吧。」

剛剛還睡在一起的人說這種話也好奇怪。不過，那是昭子正直的感情。

窗外傳來三橋的車走遠的聲音，昭子一時間惘然不知所向。

但她已不是孤單「一人」，而是「二人成為一體後的一個人」。昭子體內仍然有一股熱情在燃燒。

電話又響起來，昭子移過去拿起話筒。

「——喂？」

「昭子！你在家啊!?」

「啊，剛才我一時間不方便聽電話……抱歉。有什麼事？」

「你……」母親的聲音顫抖。「你爸爸……死了。」

她一點也不驚訝。對於自己的反應亦不感到意外。

她知道了？她早有預感？

大概是從了無生氣的父親身上預感到「死」吧？

「死了——為什麼？」

「自殺……是投河自盡。」

「——好過分。」

「傍晚時他就不見了，我也去找他……入夜後，發現他卡在河川的橋底下面。」

「哦……」

父親的心思、父親的悔恨一一傳達過來。

「有沒有遺書……」

「只對我和你寫了一兩句道歉的話。對公司則是『長久以來，承蒙照

顧』……」

父親大概從未想過要惱恨他所效忠的公司吧。他只有悲哀，然後一股悶氣無處發洩。

「昭子，對不起——」

「嗯，我明天一早回來。」

「謝謝。」

——掛線後就去淋浴。

永井死了，她以為可以脫離苦海，卻有如抵債似的，父親死了……一加一減就等於零——也許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當她用浴巾裹着身體回到房間時，玄關的門下方露出一件白色的物件。

是個信封。

這種時間，誰拿來的？

昭子心生不祥的預感拆開信封。

8

辦公室的氣氛跟平日有點不同。

——有什麼事發生了。

下午三點鐘左右，昭子回到東京後就直接返回公司。她已放了一星期的假，所以對工作很在意。

可是，辦公室和往常不一樣。

「——昭子。」彌生抬起臉來。「你回來了？」

「彌生……」

「你來一下——來！」

幸好其他同事不太留意她們。

「——彌生，發生什麼事？」

昭子來到走廊時問。

「你什麼也不知道嗎？」

「我為了父親的喪禮，忙得暈頭轉向。」

「是嗎……呃——」彌生壓低聲音。「三橋先生被捕了。」

「你說什麼？」

昭子懷疑自己的耳朵。

「聽說他盜用公款。」

「那種事怎麼可能!?」

「我也這麼想，可是虧空了幾千萬的事卻是事實。」

「那種事……」

「當然，三橋先生也否定了。可是警方卻把他當作犯人看待。」

昭子臉色煞白，心底裏冒起了非要設法救三橋不可的感覺。

「——他為什麼要挪用那些錢？」

「問題就在這裏。」彌生看看左右。「昭子，你回來的話，警察就會

傳召你。」

「傳召我？」

「據他們説，三橋先生把所有錢都花在你身上，説你是他的情婦——是真的嗎？」

被如此一問，昭子也無法否認。但那件事只發生過一次，而且不過是上星期的事。

「我的確愛上了三橋先生。但是跟錢——」

説到這裏……

「木原，你回來了啦。」里谷科長過來喊她。「剛好，可以到會議室來一趟嗎？」

昭子嘆一口氣，跟着里谷走。

——里谷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裏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

「你從彌生那裏聽説了吧？」

「三橋先生是不可能盜用公款的！」

「可是，他和你有特別關係，是吧？」

「──是。但不過是一星期以前的事。我從來沒有拿過他的錢！」

「可是，你父親自殺了，家裏變得不容易了吧？所以你接受三橋的援助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但──」

「你要作證說是你叫三橋拿錢的。」

昭子這才察覺到里谷的眼底閃過的光芒。

「你的意思是……」

「以我為首的好幾名高層職員，把錢都花在情婦和賭博上。事情快要捅穿了，所以我們決定把罪名推到三橋頭上去。」里谷泰然的說：「你願意合作嗎？」

昭子因憤怒而脹紅了臉，反唇相譏：

「我怎麼可能做得到!?」

「是嗎?——即使這件事被公開也沒有問題嗎?」

里谷從口袋掏出一張照片,擺在桌上。

那是永井所拍的照片。

「這……那天晚上把照片從門縫下面塞進來的也是……」

「我在外面聽到你和三橋翻雲覆雨的動靜,真是叫人難受哩。」里谷笑着說:「我也拍到三橋從你家走出來的情形——本來,是我吩咐永井讓你跌入圈套的。當然,所有照片的加沖都在我手裏。假如我在公司內散發出去的話,你也無法呆下去了。」

里谷錯看了昭子。

的確,昭子一旦被革職會很難受,但是為了保護三橋,那種事又算什麼?要散發照片?儘管去做好了。

但那是有條件的——昭子下定決心,要幹掉里谷。

她不能等候天譴或什麼報應。

如此決定了後，昭子就發揮出最高演技。

「請無論如何饒了我吧。」

她哭着說。

「我不會要你難受——看到你的照片之後，我就愛上你了。真的好想找一天抱着你啊。」

「我……什麼都聽你的，請把那些照片還給我吧。」

她淚眼婆娑地說。

「好吧……今晚，你在公司的停車場等我。」

說着，里谷用指尖掃過昭子的下巴……

「有沒有忘了什麼呢？」

昭子環視房間。

沒問題……打從一開始，她就盡可能不去碰房間裏的一切，應該不會留下指紋了。

走進酒店時也沒有遇見任何人——里谷大概也沒有告訴別人他和自己見面的事吧。

他不是那種會與人分享快樂的男人。

不過，現在的里谷已經和「快樂」無緣。人一死，就什麼都完了。

里谷全身浴血，死在酒店的床上。

當昭子揮刀刺向里谷時，她極其冷靜。

她對大量出血，哀求她快叫救護車的里谷說：

「誰盜用公款？說！」昭子把小型錄音機擺在他面前，咄咄逼問，「你不說，我就不叫救護車。」

里谷坦白說出一切，包括收藏文件的地方。他也把昭子的照片帶着，全放在公事包裏。

「救我……趕快……」

昭子冷冷地睨視里谷的聲音逐漸變弱的情景。

打從一開始就沒想過救他——連自己也很驚訝。

當確定里谷死去時，她的良心一點也不覺得怎樣。

昭子知道自己變了——是對三橋的愛改變了自己吧，她想。

9

「喂。」

三橋站起來，向她跑過去。

「恭喜你。」昭子鞠躬。

「嗯。託你的福。」

三橋催促昭子坐進停在外面的車。

「——去什麼地方？」

車子開動後，昭子問。

「有人想見你。」三橋說：「全是你做的吧？里谷親自招供的錄音帶……」

「過去的事不要多問。」昭子笑着轉向三橋。「我只是把真相搞清楚而已。」

「多謝你為我做的一切。」

「哪裏。」昭子說着，頓了一下。「太太呢？」

「嗯。她知道真相之後，好像對我有點另眼相看的樣子。」

「好極了。」

——回過神來的時候，車子已經駛在長長的隧道中。

「這裏是哪兒？有那麼長的隧道的嗎？」

更奇怪的是，隧道裏沒有燈光，也沒有中央的分界線，更沒有其他車子經過。

「這條隧道是通往深深的地底——許多想見你的人都在那裏等着。」

「什麼？」

我是否做夢？昭子想。這種事……

車子突然停下來。

兩個人影浮現在車燈前面。

「不可能的……」

昭子瞪大了眼。破破爛爛的衣服，渾身是血，拖着一條腿走向昭子的是……

「倉田先生？——由加？」

是在婚禮之前，駕車時跟貨車相撞而身亡的倉田和山田由加。

「由加……」昭子急忙下車說：「好難過啊。」

滿臉傷痕的由加笑起來。

「胡說什麼？我們是因為你才會死的！」

昭子愕然。

「怎麼回事？什麼因為我……」

「是你說的吧？你說『沒有泊車位』。」

「泊車位？」

「為了空出你所要的泊車位，有兩個人死了。為了抵消兩條人命，我

們不得不死——」

「等等！這是什麼話？」昭子混亂極了。「三橋先生！這件事——」

回頭一看，三橋和車子都不見了。

「由加——」

再回過頭去，由加和倉田也消失蹤影。

這是什麼？——若是夢的話，趕快醒來！

隧道彷彿永沒盡頭似的，昭子只得慢慢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驀地，有人背着她蹲在眼前。

那是個熟悉的背影。

「爸爸？」

她喊過後，那個人就慢慢回過頭來。

全身濕濕漉漉的父親，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昭子。

「爸爸……」

「昭子……」

「您為什麼投河自盡啊。」

「不。我必須去死。我是被殺的，因為你……」

「我？」

「你不是好想那個大廈管理員死掉的嗎？」

「——您說永井？」

「他依你的願望死了。我就是為了他而付出的『賠償』。」

如果他被金剛踩扁就好了……

永井落得被起重機壓死的命運。

「那種事……我都不曉得。」昭子說。

「你要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免費得到的。」

「爸爸！」

昭子伸手出去，但父親的姿影已消失了。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免費得到的……

我是「賠償」……

「怎會這樣子啊!?」

昭子兩手掩臉。

「——別哭了！」

傳來三橋的聲音。抬頭一看，那裏正是隧道的出口。

明亮的光芒洋溢四處。

「三橋先生……」

「我幫你實現了願望。因為我好喜歡你，我要想辦法把你帶來我們的世界。」

「你？」

「對。我可以為你騰出泊車位，也能殺了永井。但必須用你所愛的人去填命。」

「假如……假如我知道是這樣……我不希望那樣！」

「你不是已經接受了嗎？永井死了以後，你得到了安寧。」

「可是，如果我知道爸爸為此而丟命的話……」

「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三橋微笑。

昭子瞇起眼睛望向那刺眼的亮光。

「這裏是……天堂？」

「不，是另一個地方。」三橋說：「那光是燃燒的火焰所散發出來的。」

「我……來到哪裏？」

「你有足夠的資格到這裏來。讓好友和至親送命，然後親手殺了里谷，卻完全沒有受到良心的譴責——你已經是我們的同伴了。」

三橋挽住昭子的手，說：

「歡迎你到地獄來。」

吃過午飯回來時，彌生在旁邊唉聲嘆息。

「怎麼了？」

「昭子——昭子就好。」

「怎麼突然這樣說？」

「三橋先生對你很好吧？」

「我只不過是他的『朋友』。我不想讓他的太太和孩子傷心。」

「是吧……妻子就是妻子。」彌生用難過的聲音說。

「彌生……你是不是愛上哪個有婦之夫？」

「嗯……這件事，不要告訴別人。」

「當然。」

「是總務的……中田先生。」她小聲說。

「喔，那個人。」

「他入贅太太的家，所以抬不起頭來，又不能和我分手。最近，他太太好像察覺了他和我之間的事，不停地冷嘲熱諷……說要和他離婚什麼的，好大的麻煩。」

「哦。真是很難受吧。」

「假如他太太不在的話……」

說着，彌生嘆了口氣。

昭子驀地綻放微笑。

「世事好難預料的，說不定他太太會突遭意外。」

「會那麼順利嗎？」

「聽說，有好多人會不小心從樓梯上滾下來，死在家裏的。」昭子說。

「好啊。那麼，我什麼也不必做，就能得到幸福了！」

「對──如果這樣就好了。」

「沒錯！」彌生說。

昭子回到自己的桌上，打開記事簿。

然後在「正」字下面多加一筆，非常滿意地點點頭。

「今年的成績不錯呢。」

跑腿

1

玻璃窗外，空氣因為炎熱而搖盪。

電視的早晨天氣預報説「今天最高氣溫超過三十九度」。而那已是背陽處的氣溫。

在商業區的「火焰」行人道上，隨便哪裏都超過四十度，甚至恐怕是接近五十度吧。柏油路的反射，毗鄰而建的大樓的冷氣排氣口，全都為高溫推波助瀾。

沒有一個上班族禮貌地穿上西裝外套，大家都熱得皺眉頭，邊用手帕擦汗邊喘着氣趕路。

也有不少人想飛撲着去乘計程車。可現在四周都不景氣，若公司對計程車費不認賬時……一想到此，所有人就不得不忍耐炎熱的煎熬。

上午十點鐘，「炎夏的一日」已經開始了。

「還沒出去嗎？」

結束早上會議回到座位的寺岡科長，在看桌上的文件之前先這樣說。

整個辦公室裏都安靜下來——大家都假裝什麼也沒聽見。

「柳井。」寺岡指名道姓了。「我問你，怎麼還沒出去？」

背向寺岡而坐的柳井八郎一直縮着肩——彷彿這樣做的話，寺岡就會看不見他似的。

可是事與願違。

「已經十點多了。」

寺岡和柳井——外人看上去是一對奇怪的組合。

科長寺岡年輕有為，今年才不過三十六歲。而被寺岡直呼姓名的柳井八郎則比他年長二十歲，今年已經五十八了。

「柳井，你聽見沒有!?」

星野貞代像受不了沉重的氣氛似的站起來，盡量用開朗的聲音說：

「科長，我幫你泡一杯冰茶吧？」

寺岡猶豫一下。

「嗯，麻煩了。」又說。「──喂，柳井。」

站起來吧。反正是逃不了的。

柳井用手搥一下因冷氣而隱隱作痛的膝頭，終於站起來。

「啊……」他向寺岡的桌子走前兩三步。「今天也要去嗎？」

「還用說嗎？」寺岡若無其事地說：「對方正在等着，還不趕快出門？」

柳井想說什麼，但突然像改變主意。

「那麼……我出去了。」

「記着交回外勤表。昨天你忘記了。」

「對不起。」

「這個——拿去吧。」

寺岡把會議記錄扔在桌面上。

「是……」

柳井拿起那薄薄的幾頁文件，回到自己的座位，把它們放進大信封裏。

星野貞代把冰茶擺在寺岡的桌上後，飛快地瞥了一眼正走向儲物櫃室的柳井。

「科長。今天好熱，我想柳井先生會很難受……」

在考慮清楚之前，那句話先吐了出來。

「天氣熱就不用工作了嗎？又不是小孩子。」他沒完沒了的說：「哪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你以為躲在涼快的地方就很輕鬆嗎？我也有我的責任。柳井只要把信封送過去就成了。你說誰比較輕鬆？」

貞代明白說項反而使事情惡化了。

「對不起。」

她鞠個躬，拿着托盤出到走廊。

打開儲物櫃室的門，見到柳井正要出來時，她小聲喊：

「柳井先生。」

「我出去了。」穿上衣不稱身的外套的柳井說。

「先喝杯冰茶好嗎？」

星野貞代，廿四歲。高中畢業的她只負責一般的事務工作——在柳井眼裏，她就是女兒的年齡。

「謝了。到外面又要流汗的，還是不喝了。」柳井用手撫一下斑白的頭髮。「頭髮豎了起來，好奇怪吧——唔，等一下流汗後黏乎乎的就會塌下來。」

「好辛苦吧。」貞代嘆氣。「好想代你跑一趟。」

「別胡說了——有你的好意，我就很開心。」

「挑陰涼的地方輕鬆地走，不要勉強自己哦。」

貞代那番體貼的話，滋潤了柳井的心。

「嗯……謝謝。」

柳井微微一笑，往升降機走過去。

「路上小心。」

貞代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只能目送柳井步入升降機。

——從涼颼颼的冷氣大廈投入火熱的天空下，必須作好相當的心理準備。

柳井推開重甸甸的玻璃門，踏出外面。

炎熱空氣立時圍攻過來。柳井迎着火燒般的陽光，邁步走向地鐵車站。

只要下到地下就會變涼快的了——乘地鐵那十五分鐘裏，又再次處身寒冷的冰箱似的，汗濕的襯衣也立即變冷。

在外面已脱掉外套，希望盡量減少冒汗，但走了一會就馬上汗流浹背——今天也是，單程三小時的「跑腿」工作又開始了。

2

無論看多少遍都是一樣。

看看月台的時間表，再對照舊款大型時鐘，火車確實已在三、四分鐘前開走了。

他必須在這個月台上苦候二十五分鐘，才能等到下一班火車——他每天都乘搭這一條路線，所以十分清楚。這是轉車站，只要遲了一點點，就會像這樣子趕不及上一班車。

其實，為了方便轉車的乘客，這火車稍微多等一下就好了。橫豎前後兩班火車有二十分鐘以上的差距。

不過……抱怨也於事無補。這種惹人厭的悶熱也不可能因此而緩和下來。

柳井坐在月台的板凳上，用皺成一團的手帕揩拭脖頸和耳朵後面的

汗。

風也沒有。

嗡嗡——那是蟲鳴聲？抑或是只有他才聽得見的耳鳴。

無人的車站周圍長滿夏草，把房子和人影都擋住了。

柳井覺得自己彷彿漂流到偏遠的荒島……

捲起來放在旁邊的外套，擺在外套上面的信封。

這種事，究竟要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正在眺望刺眼陽光照射下的風景時，視野突然模糊起來。意識好像有一刻飄遠了。

「——你要到哪兒去？」

一把聲音嚇得他轉過頭去。什麼時候來的？一名穿着白色連衣裙，看起來只有十四、五歲的少女坐在旁邊。

「你……在幹什麼？」

「不是跟叔叔一樣嗎？等待。」少女調皮地說：「不然還有什麼事好做的呢？」

「的確。」柳井稍微愉快起來。他不能置信自己還有那種氣力。

「你要到哪兒去？」少女重複再問。

「嗯——我公司有自己的廠房，我正要把文件送過去。」

「哦……天氣那麼熱，不容易吧。」

那麼率直的話反而使心情輕鬆了。

「工作嘛，沒法子。」

「工作……這些事我不知道。不過，現在的文件不是可以用傳真機什麼的傳送過去的嗎？」

「嗯……是的。」

「是好重要的東西嗎？」

「也不是。這種東西也可以很簡單的用傳真機送過去的。」

「那麼，為何不這樣做？」

——對於這種女孩子，應該怎樣說明才好呢？

小孩子不會懂的——要告訴她嗎？

實際上，那不是什麼一言難盡的事，甚至是太簡單了，反而說出來也不會使她相信也說不定。

不過，如果說出來，也許可以稍微忘記這種難受的熱。即使等候火車的時間感覺上短了五分鐘也好，無論如何麻煩的事也不妨一說……

「今年剛開始，我做事的公司就開始不景氣。」柳井說：「對好幾個快要退休的老職員，公司本來以不太幫得上忙為理由而裁員。你知道什麼是裁員嗎？」

「聽過。」

「總之，我也五十八歲了，距離退休還有兩年——科長覺得我該主動請辭。科長名叫寺岡，才三十六歲。他本來就是個千方百計想出人頭地

的傢伙。」

「嗯哼。」少女明白地點點頭。

「寺岡大概以為很容易就能把我辭退，於是他在社長及董事面前答應削減人手。可是我拒絕了。我堅持要工作到六十歲，還有兩年。」

「那個人生氣了？」

「對。又氣又怒，但不時又會態度突變，好言相勸我『辭職』。可是我堅持拒絕。」

「然後呢？」

「某天，當我回到公司時，我的桌子不見了。寺岡的桌上有一封用電腦打的信，是我的辭職信；當然我才沒有提出那種東西。我知道，那是寺岡叫誰偽造的。總之，寺岡硬要逼我辭職。」

「好過分的人。」少女蹙眉。「換作是我，我會撓花他的臉。」

「謝謝。」

在如此炎熱中，柳井第一次露出微笑。

「不過，你沒辭職吧。」

「嗯。寺岡的過分手段惹我生氣，便決定起訴公司。公司也着慌了。他們沒想到我會做到那個地步。」

「好痛快啊！」

「如果鬧上法庭的話，公司絕對難以勝訴。因為我根本不會用電腦，而那封辭職信上連名字也是用電腦打出來的，上面的蓋章也不是我的東西。」

「那麼，你勝訴了？」

「不，公司在上法庭前就屈服了，讓我復職繼續工作。不過……對寺岡而言，他丟盡了面子，還被社長大罵一頓，這樣肯定影響了他的晉升前途。」

「他自找的，怨不得誰吧。」

「可是，寺岡恨我也是理所當然的——然後，有一天，科裏的傳真機故障，給工廠的文件傳不出去。這只要使用其他科的傳真機就可以解決，於是科裏的女同事對寺岡說：『我去隔壁傳。』這時，寺岡靈光一現……」

「慢着。」寺岡喊住那位女職員。「把那些文件，直接送過去工廠吧。」

大家以為他開玩笑，科裏有好些人已經發出笑聲。可是寺岡強硬地宣佈。

「柳井。你把它送到工廠去。」

沉重的沉默瀰漫開來。

「——科長。」星野貞代說：「乘火車去工廠的話，單程就要花兩、三個小時。只要到隔壁科去借用傳真機就行了——」

「我正在吩咐柳井。」寺岡說：「你把它送過去。這是公司的工作。你不接受嗎？」

他這樣說就不能不接受。

「——明白。」柳井站起來。「只要把這個送去工廠就行了吧？」

「是的。」

「好吧。」柳井從貞代手中接過文件。「我出去了。」

「辛苦了。」

寺岡這樣說時，嘴邊浮起一抹淺笑，當時的柳井一點也不了解它的意義。

從法庭回到科裏就總是不給他像樣的工作，這使他愈來愈煩躁，當跑腿反而可以消愁解悶。

——不過，去工廠的路程實在遠得令人叫苦。必須轉好幾次火車，而且其中一條線還是三十分鐘才有一班車。

結果，抵達工廠把文件交給那裏的總務科的女同事時，乃是離開公司三小時以後的事。對方也因柳井特地大老遠跑來而吃驚……

那天回到公司已差不多七點鐘，寺岡也已經回去了。

「好不容易啊。」只有星野貞代在等他。「他故意使人不愉快，實在過分！」

貞代好生氣。

「不見面也許對彼此的神經比較好吧。」柳井在外勤表上填寫交通費，伴着嘆息說：「——不過，真的好遠！」

翌日是個梅雨天，濕氣好重。

早上一坐下來，寺岡便大喊。

「柳井。」

「什麼事呢？」柳井走到他桌前。

寺岡給他一張小小的便條。

「替我把這文件送去工廠。」

——柳井拿着那張便條，一動不能動。

他終於明白寺岡昨天所想的事。其他職員都無言地望着寺岡。

「——幹嗎死站在這裏？」寺岡冷冷地說：「還不趕快出去？」

血氣全捨他而去。但是如果在這裏揍寺岡的話，那就中了他的圈套。

「明白了。」

「代我問候他們吧。」寺岡一本正經地說：「還有，關於昨天的出勤表，這樣子是不能蓋章的。」

「為什麼呢？」

「竟然坐計程車？你以為你是社長嗎？計程車費是不能支的。」

寺岡把出勤表撕為兩半。

「可是科長，從那邊的車站沒有公車到工廠的。徒步走去的話要半小

時。」

「我沒說不能乘計程車，只要你自己付車費就好。」寺岡把撕破的出勤表捏成一團，扔進廢紙箱。「回來以後重寫一次。」

「——是。」

「早去早回吧，超時工作是沒有津貼的。」

柳井把便條仔細對疊好，放進口袋，沉默地走向儲物櫃室……

「——從此以後，每天把什麼送到工廠就變成了我的工作。」柳井說：「梅雨的潮濕日子，我的膝蓋關節還會痛。可是梅雨過後進入夏天時，這份差事就變得更難受……」

「每天都這樣嗎？」少女問。

「對。昨天、今天，以及明天，每一天都是……」柳井笑一笑。「對方也好傷腦筋。因為用傳真機就能解決的事，我卻特地親自送過來——

當他們知道內情後，什麼也不敢說……」

這時，遠遠看到火車來了，柳井鬆了一口氣。

「託福和你聊天，今天過得好快。謝謝。」

回頭一看，已沒有少女的蹤影……

3

門被打開，星野貞代以為是柳井回來了，便立即站起來。

「怎麼今天——」她話只說到一半。「啊，對不起。」

從門口探臉張望的，是個年紀比貞代大，衣着樸素的女性。

「呃……」那女性戰戰兢兢的說：「我把柳井先生送回來了。」

「啊？」貞代急忙出到走廊。「——柳井先生！」

柳井辛苦地靠在牆上。

「他來到工廠時，已經鬧貧血，臉色白得嚇人……」

「哎呀！他又勉強自己……總之，先躺下來吧。」

——已經是晚上七點半。

總務科裏除了貞代已經沒有人留下來。因為柳井一直沒回來，貞代只能不放心地等着。

「你是星野小姐吧。」

「是的。」

「我是工廠總務科的川崎奈津子。柳井先生送來的文件，每次都由我接收。」

「我是星野貞代。」

「柳井先生常說『站在我這邊的，只有一個叫做星野的女孩』。」

「怎會呢……可以幫忙扶他一下嗎？」

雖然柳井年紀已經大了，但兩個女人要扶着他走也不是輕鬆的。

拖拖拉拉的總算來到會客室，讓他躺在沙發上。

「——柳井先生，你先躺一會吧。」貞代說。柳井慢吞吞地轉向貞代。

「你……留下來等我嗎？」

「因為柳井先生一直沒回來，我打電話去工廠，但沒有人接聽……」

「抱歉……我以為今天會很輕鬆的……」

「在如此大熱天走路……」川崎奈津子說：「因為從車站走過來的路上好多灰塵，又沒有遮蔭的地方。」

「幹嗎不乘計程車？」貞代生氣地說。

「平日是幾乎沒有計程車的。」川崎奈津子代為回答。

「沒有計程車？」

「因為沒有乘客，車子大都去了隔鄰的車站。除非某天運氣特別好才會碰上。」

「是嗎？」

貞代很羞愧，她不該以為他吝嗇。

「只有你啊，因為擔心而罵我的。」柳井說。

「呃……」川崎奈津子等了一下才說：「我先告辭了。」

「大老遠送我回來，實在不好意思……」柳井想坐起來。

「請躺着吧。」

川崎奈津子制止他，走了出去。

「我送她到升降機那裏去。」

「好，麻煩你了。」

貞代趕忙追上去——川崎奈津子站在升降機前面。

「星野小姐。」她稍微壓低聲音。「我不想讓柳井先生聽見……他是不是身體不好？尤其是心臟。」

意想不到的話，貞代不禁問：

「是否出了什麼事？」

「家父有心臟病，柳井先生那蒼白的臉跟家父好像……請勸他做一次身體檢查吧。」

「謝謝你——我會轉告，叫他去醫院的。」貞代道謝。

在等升降機上來時，奈津子問：

「柳井先生的太太呢？」

她那若無其事的問題反而叫人感到不自然，而且她也不跟貞代對上眼睛。

「已經過世了，他現在好像一個人生活。」

「是嗎……那更加令人擔心了。」

「不過——我會留意的。」

「那樣就好……」

升降機來了，門打開，只有奈津子走進去。在門關起來以前，二人都一直鞠躬——

「我會陪着他的。」貞代說。

「——對不起。」柳井不停地說。

「別說了。我喜歡這樣做。」

貞代把柳井送回家。

從車站乘計程車——的確，她擔心他即使躺着也不能恢復過來。

「下個轉彎處左轉。」柳井指示司機。「如果能夠請你喝杯茶就好了……」

「哪裏。不過，府上還有誰在嗎？」

「嗯——內子。」

貞代一剎那間說不出話來。

她以為柳井的妻子過世了。即使問了，她也答不出來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誤會。

貞代振奮着心緒說：

「你太太一定好擔心的了。不要再談論這種事了。」

「嗯……」柳井無力地點點頭。

當然，即使對柳井說也沒用。

「——啊，那邊。」柳井吩咐計程車停下來。「謝謝。」

「哪裏……我能跟太太談幾句嗎？」

「不，沒必要。」

從柳井的話中，明顯地感到他不希望貞代和妻子見面的心情。

「明白了。」貞代趕忙說。

「——謝謝你。對不起。」

下車後，柳井不斷重複道謝。

「請折返車站。」貞代對司機說。

當計程車駛開時，柳井仍揮手送別。

計程車一轉彎後，貞代立即說：

「停！我要在這裏下車。」

她付過車資，下了計程車，快步往柳井的家那邊走去。

4

「你回來啦，老公。」妻子幹子說。

「嗯，回來了。」

柳井從玄關上來，脫掉外套，扯掉領帶，扔到沙發上，把襯衣的鈕扣解開兩個。

「好熱吧。」幹子拾起外套。「聽說今天是今年最熱的一天。」

「是嗎——幸好我只是待在有冷氣的辦公室裏。在火車上擠着才這樣冒汗的。」

「明白了。看你的外套就知道。」幹子攤開皺巴巴的外套。「辛苦你了。」

「你呢？因為太熱而消耗體力就不太好吧？」

「我只是到附近的超市買東西而已。」幹子微笑。「我知道你為了我

而勉強自己，所以好擔心啊。」

「沒有的事。你才不要勉強自己才好。」

「你乘計程車回來的？」

柳井飛快地瞄了一眼幹子。

「怎會呢——太浪費了吧。」

「是嗎？我好像聽到車子的聲音呢。」幹子拾起領帶。「晚飯快好了。請你稍等一下。」

「啊，不急。」

「唷，你已經吃過了嗎？」

「不，什麼也沒吃。其實肚子餓扁了。」

「坦白地說不就好了。」幹子笑了——突然笑容消失。「誰？」

「咦？」

「好像有誰在外面。」

「在這種地方？」

幹子出到玄關，過了一會又回來，說：

「誰也不在。是心理作用吧。」

「我先去洗個花灑浴。」

「那麼，我去預備晚飯。」

幹子匆匆往廚房去，身影消失了……

去到公司時，陽光已在刺痛着肌膚。

想到又是漫長的一日，柳井不由得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自己的座位去。

「柳井先生！」

星野貞代站在升降機前面。

「……昨晚麻煩你了。特地送我回家，謝謝。」

「那件事沒關係！」貞代一副開心興奮的樣子。「呃，今天有好消息哦。你知道是什麼嗎？」

她伴着柳井一道走。

「什麼呢？不可能是突然發獎金吧？」

「討厭。」貞代笑了。「不是那種事。寺岡科長出差啊，這三天都不在公司。」

「——不在？」柳井呆了一下。「那麼……他不在。」

他還不能理解是怎麼一回事。

「對！是部長突然吩咐的，他乘今早的飛機去了香港。」

「香港……」

「明白了吧？無論科長怎麼樣，他都不會從香港叫你送文件的。」

「啊，是……是吧。」

柳井有點無所適從的感覺，顯得坐立不安。

「這三天可以悠閒地過了。」

貞代就像自己的事般歡喜雀躍。

「謝謝。」柳井道謝一番。

「哎呀，少來了，竟然向我鞠躬！我只是轉告一聲科長出差而已。」貞代有點臉紅。「那我去泡茶了！」

她跑開了。

——柳井就座時，科裏的人競相和他打招呼。

「早。」

「早安！」

對於日復一日地「也要當跑腿去工廠」的柳井，坐在辦公室的他們實在不敢輕鬆與他打招呼。

知道自己沒有被人遺忘，柳井也好高興。

柳井久違地嚐到了幸福的滋味。

「——啊，午飯時間輕鬆一下真好。」

柳井由衷地說。

「真的……單是科長不在時，居然就能如此悠閒自在了。」

貞代苦笑說。

柳井和貞代一起吃午飯，正在咖啡店喝咖啡。

「——科長也真是固執逞強。」貞代說：「在這三天讓他頭腦稍微冷靜一下也好。」

「外面真是好熱啊。」柳井說。

從充滿冷氣的咖啡店內向外望，強烈的陽光下，街中的一切看起來就像曝光過度般閃着白光。

「想到每天在那樣的大毒日頭之下走去工廠，就令人不寒而慄。」柳井嘆息。

「對呀——哎，柳井先生。」

「嗯？」

「好不好去做一次綜合健康檢查呢？」

「健康檢查？」

「嗯。你那麼辛苦地拼搏，一定會有胃潰瘍什麼的。我想還是盡快治療的好。」

工廠的川崎奈津子說柳井「可能心臟不好」那句話，使貞代耿耿於懷。

「謝謝。過些時候再說吧。」

「不行。這樣就永遠都不會去做的——好吧。我幫你預約，明天就去。」

「這……」

「『擇日不如撞日』。一日之差，說不定就不必做手術了。這三天是好時機哦。」

「那……」

「用公司的保健不是很便宜嗎？下午我先打電話去預約吧——約定了。」

對於貞代發自內心的關懷，柳井不能說不。

「明白了。我答應你。」

「好極了。」貞代鬆了一口氣，喝了一口咖啡又突然說：「糟糕，喝這東西對胃不好。」

她笑了。

柳井也跟她一起笑。

「不，這種東西，只要放鬆心情來喝就沒事的了。相反更能使心情安穩下來。」他自己也慢慢喝着咖啡。「——仔細一想，喝熱咖啡也是久違的事了。在如此的暑熱之中，即使休息時也是喝冰咖啡的。」

貞代用平靜的視線凝視柳井，說：

「就是嘛。」

「——什麼？」

「柳井先生很少說這種話吧。」

「說什麼？」

「剛才不是說了？『只要放鬆心情來喝就沒事了』——普通年過五十的人，特別是男人，總愛對年輕女孩說教，什麼『這個是這樣』、『那是那樣』之類。但柳井先生從來不說那種教訓的話。」

柳井困惑地說：

「從來不說嗎……因我不是學者或評論家。」

「你就是有人情味。這是你和那位科長不同的地方。」

「聽你這麼說……」

「沒關係——因為你是這樣的人，像我這種小輩才敢像朋友一樣跟你聊天。」

「那不是很棒嗎？沒有被人當老人家看待，我才要感謝。」

柳井的神情不像五十八歲的人，竟然靦腆面紅……

5

午飯後回到公司，科裏的氣氛卻完全改變了。

「——怎麼了？」

貞代立刻察覺到狀況。一名同事指了指柳井的桌上。那裏擺着一張傳真。

寺岡那手潦草的字，題綱是《給工廠的聯絡》。

「——太過分了！」

貞代禁不住抓起那張傳真搓成一團，扔了出去。

沉默又再在辦公室裏蔓延。

柳井靜靜地走過去，拾起那張傳真，攤開來撫平。

「柳井先生……」

「我有沒有去工廠，他鐵定會向工廠確認的。」

「可是……我可以拜託工廠的川崎奈津子小姐，請她說你已來過就行了。就這麼辦吧。」

柳井搖搖頭。

「不行，這樣做的話，事後揭穿了會給她添麻煩的。」

「那麼，該怎辦？」

柳井望一望刺眼的戶外，說：

「我出去當『跑腿』好了。」

「求求你。今天就別去。這是一天最熱的時間啊。」

「還不是一樣。總不能等到半夜才到那邊去的。」

柳井拿着那一張傳真，走向儲物櫃室。

「實在太過分。」貞代說。

即使大家心裏都這樣想，可也是愛莫能助。

貞代非常不安，她不曉得柳井能不能在如此的酷熱中順利抵達工

廠。

一直心驚肉跳。

貞代的不安，以最惡劣的形式押中了。

柳井出門兩小時後，貞代打電話給工廠的川崎奈津子說：

「拜託。如果他到了你那邊，請聯絡我，看他是否平安無事。」

「明白了。我到車站去接他吧。我可以坐廠長的順風車過去。」

「拜託了。」

貞代禁不住拿着話筒鞠躬。

可是——柳井只能走到一半的路程。

他平日都是在上午出門的，這次卻是在下午最熱的時刻。途中就已經鬧了好幾次貧血。他不得不走下火車，在板凳上休息。

——來到那個轉車站時，柳井已經辛苦得一步也走不動。

距離下一班車還有二十分鐘。

坐在無人的月台板凳時，含着熱氣的風不停吹來，即使一動不動也汗水直淌。

「畜牲……」

第一次，在柳井那和平的心中，竟對寺岡科長萌生了憎恨的苗芽。

即使他覺得厭煩，不想看到他的臉，他也告訴自己「那傢伙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不過，現在柳井的心裏，只湧起了憎恨的情緒，驅走了一切其他的感情。

「不可饒恕……我恨你，恨你一輩子。」

他衝口而出，不吐不快。

心跳突然變得紊亂，意識漸漸飄遠。

「——你還好吧？」

突然，耳邊傳來一把聲音，柳井驚訝地抬起頭來。是上次在這個月台上遇見的少女。

在這樣的暑熱之中，不可思議地，穿白裙的少女一點汗也沒有。

「是你……」

「你的身體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

「嗯……心臟……好辛苦。對不起，可以幫我叫人來嗎？」

「叫誰？」少女說：「這個車站誰也不在。我去叫救護車時，你的心臟就完蛋了。」

「也許……你——到底是誰？」

「我在等。」

「等……上次你也這樣說過。你在等什麼？」

「等你。」少女說。

柳井慢慢坐直身子。

「——等我？」

「對。」少女點點頭。「你很快就要死了。然後，就是屬於我的。」

「你……是死神？」

「那是人類給我的名字。我不是『神』，只是『死』。」

「你是『死』？」

「對——到我這裏來吧。這裏不會熱，也不會痛苦。會變得好舒服，你不想去當跑腿也就不會派你去做。」

「是嗎……你是來接我的嗎？」

「對。你生命的燈快將熄滅了。」

「我明白……好奇怪，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快到盡頭……」

「終於能夠輕鬆自在了。」

「嗯……」

柳井慢慢倒在板凳上。

胸口的苦楚一下子減輕——可以看到天空。

那閃耀刺目的夏空，現在恍若清爽的秋天晴空一樣。

「好遺憾……想到那個科長因為能擺脱我這個包袱而高興……令人痛恨啊！」

「我明白的。」

少女來到旁邊，用她白皙的小手裏住柳井的手。那隻手冷冰冰的，完全沒有血氣。

「你——知道那個科長的命有多長嗎？即是説，他幾時會死？」

「不是由我一個人看着所有人的。」

「是吧……」

「不過，説不定我能幫得上忙。」少女説。

「是嗎？謝謝……你真好。」

「是啊。只要死了，就能忘記這世上的痛苦和難堪，得到解脱。」

「解脱……啊，我覺得身體變得好輕好輕——我已經死了嗎？」

「還沒有。不過，生命正從你裏面一點一滴的流走。」

「就是那種感覺……好像要飛起來，騰空而去的樣子……飛去遙遠的地方……」

那是柳井所想到的最後一件事。

就如線斷了般，柳井的生命在這裏中斷了。

——在入夜以後，柳井才被發現。

經過的火車車長和乘客們，全都以為柳井只是疲倦，躺在板凳上睡覺而已。

貞代和奈津子因為柳井一直不出現而擔心不已，二人各自從相反方向沿着柳井所經過的路線而行，終於在那個車站發現了死去多時的柳井。

先到達的是川崎奈津子，當貞代來到月台時，奈津子蹲在板凳旁邊

哭泣。

貞代沒有哭，因為奈津子先哭了。

「——我就擔心他有一天會變成這樣子。」奈津子擦着眼淚說。

「……必須好好安葬他。他太可憐了。」

「嗯……」

話雖如此，貞代根本不曉得如何處理這件事才好。

總之，他死去已經是事實了，還是叫救護車來一趟。

「——必須通知他太太才行。」

打過電話之後，貞代再說的話使奈津子困惑不已。

「你說太太……柳井先生的太太不是已去世了嗎？」

貞代沉默無語。

6

「老公，你還好吧？」

妻子五月這麼一說，出到玄關的寺岡悟立即回過頭來。

「——什麼還好？」

「這……最近每天早上，你都非常煩躁的樣子。」

「夏天都熱死了，稍微煩躁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寺岡說。

「若是這樣就好……要不要去檢查一下身體？你瘦了一點哦。」

「你不知道熱得瘦一圈的道理嗎？你平常不是老擔心我會發胖的嗎？怎麼我瘦了你又來操心？」

「也不是那個意思……」

「我走了。」寺岡打開門。「今天也是熱死人的天氣啊。」

「一郎今天回來。老公，晚飯可以回來吃嗎？」五月說。

寺岡聽了她的話，才想起九歲的兒子去了森林夏令營。

「今晚……不曉得。我盡量早回就好了。」

「拜託——那孩子在那邊過得怎樣，可能的話你就問一問。」

「明白了。視工作而定吧。」

「嗯……」

「我走了。」

寺岡快步走向公車站。

「慢走……」

五月明明知道丈夫什麼也聽不見，還是站在門口目送並低喃一句，然後關門。

——才過了四天，卻是孩子第一次離家那麼久。

獨生子一郎，連五月本人也覺得對他太無微不至了。

不過一郎絕對不是孱弱多病，他長得健康又活潑。

可是——好長的四天！對孩子來說，一定是「一轉眼就過去了」。五月每天都要看日曆或報紙的日期好幾遍，確定一下「還有幾天」……

另外，丈夫消瘦的事也令她操心，但與一郎的事相比，那個操心還不到十分之一。

她知道丈夫煩躁的原因。

即將退休的部下柳井死了，大家都怪罪說那是丈夫造成的。——內情都是從其他同事的太太那裏聽來的，在丈夫面前她仍是佯裝毫不知情。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就會逐漸淡忘的了。

五月也覺得柳井死得好可憐，可她必須以保護自己的生活為首要考慮的事。

不過——外表看起來作風強硬，完全不懂體諒別人的丈夫，實際上膽小怕事，而且非常會鑽牛角尖。這事五月比誰都清楚。

為着柳井的事，希望不會傷到他的胃就好了……

電話響起來。

「——是，寺岡宅——啊，老師您好，辛苦了——什麼？老師，一郎……」

五月的臉一下子變成白紙一般。

「——早安。」

在升降機前遇到的星野貞代先向他打招呼。

「早。」

寺岡移開視線，看着別處等升降機。

偏偏這種時候，升降機硬是不來。

「從今天起，有新人來上班吧。」貞代說。

「嗯，好像是。」寺岡說：「他要使用柳井用過的桌子。不能再擺花

了。」

每一天，柳井的桌上都有鮮花供奉着。

寺岡知道那是貞代幹的好事，但大家都對柳井寄予同情，把寺岡當成「歹角」，整體氣氛根本不容他去埋怨。

「——使您生氣了嗎？」貞代說：「但在柳井先生桌上擺花的不是我。」

「不然是誰？」

「大部分的女同事。她們每天早上輪流帶花來。」

「是嗎？」

升降機來了，寺岡鬆了一口氣。

——回到座位之前，寺岡和貞代一句話也沒再談過——

「這是什麼意思!?」寺岡怒吼。

大家都驚訝地轉過頭去。

「這是怎麼回事？是叫我早死嗎？」

——寺岡桌子的正中央，擺着一個插着鮮花的花瓶。

「星野。」寺岡轉向貞代。「是你做的吧。」

「我不知道。」

「那麼，你說誰會做這種事!?」寺岡激動地說。

「不是我！」貞代也激烈地反駁。

二人的視線裏彷彿迸出了火花。

「——誰看到？」寺岡掃視其他職員。「有誰看到什麼人把花擺在我的桌上？」

所有人面面相覷，沒有回應。

「讓我來收拾吧。」貞代說：「但先此聲明，不是我做的。」

就在這個時候，

「呃……」

一個年輕人站在柳井的桌子旁邊，誠惶誠恐地插嘴進來。

「你是幹什麼的？」

「呃……我叫佐佐木，從今天起來這裏上班。」

高高瘦瘦，樣子完全靠不住的年輕小伙子。

「哦……就是你——明白了。」

「呃……關於那花瓶的事。」佐佐木說。

「怎麼了？」

「呃……今早我來到的時候，看到它擺在這張桌子上。我想或許是特地擺在這兒做裝飾的，但我必須收拾桌面，因此暫時擺到那裏去。」

「是你……擺在這裏的？」

「是的。」

——一陣洩了氣的沉默。

寺岡對貞代說：

「還不趕快收拾？」

「是。」

貞代把花瓶拿走時，寺岡桌上的電話剛好鳴響。

「——喂？——五月？我正在工作哦。」寺岡說。

「——你出門不久，學校的老師就打電話來了。」

「老師打電話來？」

「他說，一郎在夏令營裏中暑了！」

五月的聲音又尖又高。

7

「這是常有的事。」那名上了年紀的醫生重複地說：「孩子中暑並不稀奇。」

五月一言不發——她沒有隱瞞對醫生的不信任。

「那麼，我失陪了……」

醫生如坐針毯似的，終於決定回去了。

五月坐在夏令營其中一間木屋裏，門外臨時掛着一個「保健室」的告示牌。

一郎躺在床上。

五月悄悄用手去輕撫孩子的額頭。

涼颼颼的，卻不停有汗水滲出來。

「一郎……待爸爸來了，媽就帶你回家。」

她小聲地說，而一郎還是沉沉的睡着。

「——你好。」

走進來的是一郎的班主任熊谷老師，是一位年逾四十的資深男教師。

「給大家添麻煩了。」

五月低頭致意，可她面上卻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僵硬表情。

「唉，我也大吃一驚。」熊谷滿臉困惑地說。

「為何事先不做好預防措施，以致造成這種局面呢？」五月直截了當地問。

「我們也沒想到會變成這樣。」熊谷坦率地說：「也許是我們預想得太樂觀了。不過……」

「他的意識不是還沒恢復嗎？怎會變得如此嚴重——」

「請稍等一下——什麼事？」

另一名老師探臉進來。熊谷走到門口，小聲交代了三言兩語。

「明白了——那就拜託了。」他點點頭，然後回到床邊。「萬分抱歉。全體出發的時間到了……」

「你們丟下一郎離開？」五月提高聲調。

「不，我會留下來。」熊谷慌忙說：「我已把我那一班交託給別的老師負責了，但我還是想向學生們交代幾句話。可以嗎？」

他邊說邊窺探五月的臉色。

「請便——待會兒外子駕車來時，我想我們會趕得上你們的。」

熊谷鬆了一口氣，正要出去時，突然回過頭來說：

「寺岡太太。我們所以以為不可能出這種意外，是因今天這一帶從早就是陰天，十分涼快。」

「你說什麼？」

「很涼快，太陽也沒照進來。所以，我完全沒想到在這種天氣會有小

孩中暑暈倒的。」

那替自己辯白的語調，好像要讓五月接受一切似的，卻適得其反，更加深了她的不信任……

「他們逃避責任，託辭抵賴！」

五月按捺不住怒氣。

「哎，冷靜點。」寺岡邊駕車邊說：「老師也是人，他們不想承認自己的失敗啊。」

「話雖如此……」

五月無法像丈夫那麼寬宏大量，尤其是關乎一郎的事。

假如中暑倒下的是丈夫，她大概不至於如此擔心吧。

不過，五月之所以打消了「起訴學校」的主張，是因一郎終於醒過來，恢復精神的關係。

「媽媽……」一郎捉住五月的手臂。「肚子好餓。」

「哎喲。」

有食慾就沒問題了。五月實在好高興。「那麼，老公，拐去哪兒找個地方吃東西吧。」她對駕車的丈夫說。

「喂，這裏不是銀座或新宿哦。」寺岡苦笑。「前面好像有一家連鎖式餐廳。那樣行了吧。」

「我又不奢望有法國餐廳。那就好了。」

一郎還有點睡迷糊的樣子，打了好幾個呵欠，突然說：

「必須把資料送去工廠。」

五月大吃一驚，問：

「——剛才你說什麼？」

可是，一郎惘然望着五月。

「我什麼也沒說啊。」

「你不是說了嗎？什麼工廠什麼的。」

「我沒說啊。」一郎重複聲明。

「是嗎？」

駕駛中的寺岡插進來。

「孩子都說沒有，那有什麼關係？」

「嗯，我又不是……」五月有點不滿地不再追究。

「——對了，夏令營好玩嗎？」寺岡突然問。

「嗯。我在小河邊捉到好多魚哦！」

一郎終於回復了小學四年級學生的開朗。

——我也聽到了。

的確，一郎是說——必須把資料送去工廠。

寺岡也佩服自己居然能夠牢牢地捉住方向盤，好好地駕駛。

送資料去工廠……

那是柳井的事。為何一郎會說出那種事？

對了……

是星野貞代——一定是。鐵定是她向一郎提起柳井的事。一郎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有「送資料去工廠」那句話留在腦海中，禁不住脫口而出……

臭婆娘！看我不追究到底!?

激烈的怒氣湧上心頭。

——利用小孩子來報復，好過分的女人。

那種女人……設法找個藉口開除她好了！

「老公，是不是那間餐廳？」

五月這麼一說，寺岡慌忙煞車……

8

「我臉上黏着什麼嗎？」貞代說。

科裏面莫名其妙地安靜下來。

——寺岡也感到周圍投來的視線，他說：

「不，沒什麼。」

「那就好了。」貞代話中帶刺地說：「從早上起，科長就一直瞪着我。」

「沒有那回事。」

「明白了——請在這裏蓋章。」

當昨天的怒氣平復下來後，寺岡也覺得不好當着其他職員面前責問貞代。

有什麼證據嗎？沒有。倘若提出那件事，反而會中了她的圈套。

「——對不起。」

新人佐佐木戰戰兢兢地喊住她。

「什麼？」貞代回過頭去。

「我用電腦修正過了，這樣可以嗎？」

這男的好像做什麼事都慢了半拍似的，說話也是。

「讓我看看——可以了。那麼，把它複印二十份吧。」

「是。呃……」

「什麼事？」

「複印機是怎樣使用的？」

貞代苦笑。

「跟我來。我再說明一遍，不要又忘記了！」

「是。對不起。」

佐佐木搔着頭跟貞代走。那光景好滑稽，辦公室中繃緊的氣氛也稍

微緩和下來。

寺岡也不禁笑說：

「現在的新人好悠閒呢。」

馬上就到午飯時間——冷靜一點。獨自發脾氣對身體不好。

他突然望着電話。

什麼也沒有發生。沒事的。

今天是一郎從夏令營回來後第一天上學的日子。他有點擔心孩子能否好好去學校，如果有事的話，五月會有聯絡吧。

別科的科長來了，正在商討事務期間，午飯的鈴聲響了。

「那麼，下午再談吧。」

「好的。」

寺岡站起來——這時，電話終於響起來。

我就知道。事情不可能就此結束。

又是中暑暈倒了。

「——是。」他接電話。

「老公！你知道一郎去了什麼地方嗎⁉」冷不妨五月嚷着說。

「去了什麼地方？……他不是去了學校嗎？」

「我也以為是的。早上我把一郎送到學校，親眼看着他走進校門去的。」

「然後呢？」

「我想今天也好熱，就打電話給班主任問一下情況。結果老師說『我以為一郎今天請假』……那孩子沒有進教室啊！」

貞代在咖啡店吃着輕便的午餐。

柳井死了，公司裏再也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人。

仔細一想，二人年齡懸殊如同父女。不過，所謂「知心朋友」是與

年齡和性別無關的。

「——星野小姐。」店裏的女侍應向着店內喊。「星野貞代小姐在不在？」

貞代困惑地站起來。

「我是。」

「你的電話。」

「謝謝——喂？」她接過話筒。

「好極了！我是川崎奈津子。」

「咦。你好。」

「其實……有件怪事。」

「什麼呢？」

「剛才有個小男孩來找我。」

「小男孩？」

「年約九歲……叫做寺岡一郎。」

「寺岡……不會是我們科長的孩子吧？」

「我想多半是了。」

「為何我們科長的孩子會去找你呢？」

「更奇怪的是他知道我的名字——不過，他來到後就滿頭大汗的暈倒了。我讓他躺在醫務室裏休息，聽說是輕度中暑和脫水。」

「那麼……他為了什麼事？」

「不曉得。他一見到我就說：『我從總公司——』，然後就暈倒了。」

「從總公司？」

「他什麼也沒帶着——我在接待處問到他的名字，想到說不定你知道什麼。」

「我回公司看看好了。」貞代急急地說。

結了賬，離開咖啡店，屏息穿過酷熱的街，快步跑向公司大樓。

——回到科裏時，剛好寺岡在吩咐科員：

「拜託！若有什麼聯絡的話，立刻打來我的手機。」

「科長，關於令郎的事——」貞代急不及待地說。

「什麼？你說一郎怎麼了？」寺岡臉色劇變。

「聽說他去了工廠。剛才那邊總務科的人打電話給我——」

「一郎去了工廠？」

「不曉得為什麼。總之，聽說他輕微中暑，現在躺在那裏。」

寺岡一把揪住貞代的手臂。

「——科長！好痛啊，請放手。」

「把真相告訴我！」

「什麼真相？」

「別裝蒜了！——如果你想為柳井報仇的話，你儘管找我好了！」

「你在說什麼——」

「卑鄙！不要利用小孩子來報復！」

貞代愕然。

「請不要胡言亂語！」她甩開寺岡的手。「冷靜一下好嗎？難道你說我會施魔法不成？」

「閉嘴！」

寺岡狠狠摑了貞代一巴掌。「啪」的一聲好響亮，貞代踉蹌倒地。

——所有人僵住了，一動也不能動。

寺岡也知道自己做得太過火。可是，事到如今，他不能向貞代道歉。

貞代按着火燒的臉頰爬起來。

「呃……」佐佐木開口了。「科長，何不早些出門？」

「——嗯。我去工廠一趟！」

寺岡大踏步走了。

佐佐木奔向貞代，把她扶起來。

「你還好吧？我去弄條濕毛巾給你。」

「不用了。」貞代阻止他。「對了，天氣這般暑熱，實在不好意思，但可以陪我去工廠嗎？」

「當然可以！」佐佐木立刻說：「——要不要提交出勤表？」

9

無論看多少次腕錶或時間表都一樣。

火車在三分鐘以前就開走了——必須再等半小時才有下一班車。

寺岡凝目去看鐵路前方，希望三分鐘前的火車遲到，但那只是徒然。他想坐在板凳上……突然，「嘩！」一聲大叫起來。

板凳好燙，一瞬間吃了一驚。

當然不至於會灼傷。他想再慢慢坐下來，但實在熱得令人不快，於是馬上又站起來。

走進遮蔭處，還是一點也不涼快。風好像忘了吹來這裏般，沉澱的暑氣一直不動。

——寺岡拿起手機，想打回公司。

總之，他想做點什麼，起碼可以稍微忘記這個暑熱的天氣。

可是完全接不通。他重複了好幾次，根本聽不見聲音。看了看顯示熒幕，才知道電池用完了。

「畜牲！」

寺岡憤怒地大喊，把那手機扔到地上。

他想做點荒謬的事。不，天氣熱得他不得不大發脾氣。

「——你在幹什麼？」

突然傳來女孩子的聲音，寺岡嚇得回頭。

這是幻覺嗎？

為何有個白衣少女站在這種地方？

寺岡不知說什麼好，只好說：

「好熱啊。」

「嗯。」

不過，那少女看起來一點也不覺得熱。一點汗也沒有。

「你在這種地方幹什麼？」寺岡說。

「這裏是車站。只能等火車吧。」

聽了少女的話，寺岡不由得笑了。

「也是。」

怠人的熱氣，熱得人全身發軟——寺岡覺得腦袋昏昏沉沉的，不得不靠在柱子上。

「你還好吧？」少女問。

「嗯……好累。而且，我的孩子……」

他連說明的氣力也沒有。

「很熱嗎？」

「嗯……」

「熱得不能忍受？」

「嗯……畜牲，幹嗎這麼熱啊!?」

手帕吸滿了汗，變得皺巴巴的。

突然，少女笑了，像大人的譏笑。

「你明白我的難受了吧？」

突然傳來男聲。

這是——柳井的聲音？

少女的嘴巴在動。可從那裏傳出來的卻是柳井的聲音。

「我在這暑熱之中，每天都得在這裏等火車哦……」

「柳井……是你！」

寺岡的聲音顫抖。

天真可愛的少女，用男人的聲音說話——那是噩夢般的光景。

我是怎麼了？

也許因為暑熱使得精神錯亂了，這也好可怕。

「你不曉得嗎？我就是死在這板凳上的。」

「住嘴！」寺岡喊。

「科長不妨在那裏躺下來看看。你就知道我死時的心情了。」

少女用柳井的聲音說話，然後大笑起來。

「不要再說了！」

寺岡蹲在原地，抱着頭。

「很熱吧。」柳井的聲音漸漸接近。「——要不要跟我來？現在我處身的地方，是非常涼快舒適……」

「滾！別靠近我！」

寺岡抱着頭，緊閉着眼睛喊。

「走吧——科長。」

指尖碰到寺岡的手。它又冷又凍，簡直冷入心脾。

「——科長！」傳來別的聲音。「你沒事吧？」

是女人的聲音。

寺岡抬起頭來。

星野貞代彎着身，正在窺視寺岡的臉。

「——是你。」

「你大聲喊着說『滾』哦。」

「柳井——」

「啊？」

「不……有個女孩站在那裏……」

「女孩？」

寺岡注視着人影也沒有的板凳。

「——我在做夢啊。」

「請振作些！」

「嗯……」

寺岡在貞代的扶持下，終於站了起來。

「科長……」

「他死在這裏嗎？」寺岡問。

「——你說柳井先生？是的。」

「是嗎……」寺岡點點頭。

汗水沿着他的下巴滴落地上。

「——爸爸。」

一郎見到寺岡就立即揮手。

「一郎！——怎麼樣？沒事了吧？」

他奔過去抱起自己的孩子。

「好熱啊。」一郎露出不悅的表情。

「對不起，對不起。」寺岡笑了。「不過，為何老遠跑來這兒呢？」

「——科長，先喝一點吧。」

寺岡一口氣喝光端上來的冷飲。

「這樣喝對身體不好哦。」川崎奈津子說。

「抱歉……我熱死了！」

「是吧。原來也有人像過身的柳井先生呢。」

寺岡摟住兒子的肩膀。

「不要再說了——柳井的事很不幸。不過，這樣子犧牲一郎也好卑鄙。」

「別誤會。誰也沒把柳井先生的事告訴令郎哦。」奈津子反駁。

這時，一郎說話了。

「那位姐姐呢？」

「哪位姐姐？」貞代問。

「穿白裙的姐姐，是她把我帶來這兒的。」

聽了一郎的話，貞代說：

「大概是科長所說的『女孩子』吧？」

「忘了她。」寺岡拍拍一郎的肩膀說。

「——工廠的車借到了。」

佐佐木走過來說。

寺岡不想把一郎再帶去那個車站。

「謝謝——我送孩子回去。」寺岡說：「你們也一起嗎？」

「不了。」貞代搖搖頭。「請直接回家吧。我們還要回公司。」

「是嗎？好吧。」

——寺岡駕着工廠的車，讓一郎坐在前座，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離開了工廠。

奈津子對貞代他們說：

「來，先進裏面坐坐。」

一行人回到工廠的辦公室。

「——怪事實在好多啊。」貞代說：「柳井先生一定是死不瞑目。」

「也不是沒道理。」奈津子點點頭，「事情會怎樣發展呢？」

「你是說，還會有事發生？」

「也不奇怪。」

佐佐木知道了內情後也不免感嘆。

「原來發生過這種事。」

「——好了，我們也該走了。」貞代催促。「工作在等着的。」

二人正要離開時，誰喊着說：

「川崎小姐，寺岡先生打電話來。」

寺岡把佐佐木的手機帶走了。

「——是，我是川崎——啊？」奈津子瞠目。「明白了。我去想辦法。」

「——怎麼了？」貞代問。

奈津子掛線說：

「他說車上的冷氣停了，叫我們用別的車去接他……」

貞代和佐佐木無言地對望一眼。

10

「好熱啊，爸爸。」

一郎癱軟地坐在旁邊。

「稍微忍耐一下。我們現在回去工廠。馬上就到了。」

駕着工廠的車，行駛了十分鐘左右，車子的冷氣突然失靈了。

沒有任何遮蔭的火焰道路。即使打開車窗，吹進來的也只是熱風而已。

幸好他把佐佐木的手機帶來了。

他委託奈津子另外預備車子，便立即調頭回去工廠。

窗口完全打開，卻一點也不涼快。

「爸爸……我不舒服……」

一郎有氣無力地說。

也不是沒道理。就連駕車的寺岡也滿頭大汗，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熱，黏乎乎地糾纏上來。

「快到了——還有兩、三分鐘……」

車子奇怪地咯噠咯噠地怪叫搖晃，突然，引擎完全停止了。

「喂！」寺岡喊，「不是吧！」

引擎保持沉默，像是從此不要再醒來的樣子。

「馬上有人來救我們的。馬上……」

寺岡想下車步行回去——車子活像烤箱，比外面更熱。

「一郎，我們走吧——加油！」

「我不要……」

一郎那蒼白的臉浮起許多汗珠。

這時，傳來吹笛似的聲響，颳起了狂風。

那是一條沙塵滾滾的道路。左右全是裸露的土地，沒有樹木。

乾燥的泥塵飛舞，湧進車內。

必須關窗——

察覺時，身體卻不聽使喚。

泥塵從窗口飛進來，車內白茫茫一片。

寺岡拼命要去關窗——用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成功了，車內一下子安靜下來，但眼睛嘴巴都貫進了沙，眼淚也流出來。

「爸爸……眼睛好痛。」

一郎用手不停地揉眼睛。

「別這樣！沙子會跑進眼睛裏。」

為什麼？為何我要遭遇這種不幸？

「你要我怎樣啊!?」寺岡喊。

白色的塵埃像霧一般包圍寺岡他們的車，久久不散。

封閉的車內溫度持續上升。

「一郎……加油啊！」

寺岡摟住兒子的肩膀，兒子彷彿已無力推開父親的手似的，疲倦地閉起眼睛。

畜牲！幹嘛不來救我們！

他拿出佐佐木的手機，卻怎樣也接不通，是因為跑進了細沙的關係吧？

車內極熱，寺岡口乾舌燥，連汗也沒有了……

這種事……好過分……

這時，一郎突然睜開眼睛坐起來說：

「姐姐！」

在車子前面的白色煙塵中，不可思議地，那名白衣少女實實在在地站在那裏。

她是「死」——她是來接我的嗎？

「好熱吧。」少女說：「跟姐姐走吧。再也不會熱的了。」

「嗯！」

一郎伸出手去。少女的手穿過擋風玻璃，從正面伸過來。

「不行！」寺岡大喊。「不要帶走我的兒子！我去，帶我走好了！」

「弱者是輸定了的。」少女說：「你不是時常這樣說的嗎？」

「你說什麼？」

「年紀比你大的柳井先生，每一天都要出去當『跑腿』。因為你是他的上司嘛，對不對？因為你認為弱者服輸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是……那是大人世界的事！那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不是我的錯！」

「哦——這也不是我的錯。」少女捉住一郎的手。「比你弱的這個孩子，他要先你一步到我這裏來。」

「慢着……」寺岡任由眼淚溢出來。「求求你，不要帶走這孩子——

你恨我，我也沒話說。不過，這孩子沒有罪。」

寺岡知道，他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去挽回孩子。

只能苦苦哀求——求求你，求求你……

「科長。」

突然傳來柳井的聲音。

他駭然睜大眼睛時，少女不見了，換了穿西裝打領帶的柳井站在車子前面。

「柳井先生——原諒我，原諒我所做的一切……」寺岡呻吟着說。

「在那個車站的板凳上，你稍微了解一個人死去時的恨意吧？」

「我……我恨你。每天，你連一句牢騷也沒有就出去當『跑腿』……換作是我，我早就雙手就地道歉求饒了。而你每天跑出外面的大火爐去。既然你那麼剛硬，我也就——也就固執起來了——原諒我。」

寺岡兩手掩面哭泣。

眼淚把跑進眼睛的沙塵沖走了。

「——科長！」

傳來敲窗的聲音。

霍地抬臉一看，外面的煙塵全消失了，貞代在敲玻璃窗。

「快開鎖！」她大聲喊。

寺岡連忙開了鎖，把車門打開。

「你還好吧？」

「我沒事。一郎他——」

一郎軟綿綿的，好像已失去知覺的樣子。

「——熱得好厲害。」把一郎抱下車後，貞代說：「為何不打開窗啊？」

「颳大風……好大的沙塵。」

寺岡自己跌跌撞撞地下了車，一瞬間覺得外面好涼快，這才知道車

內有多熱。

「——沒有風啊。」

佐佐木抱起一郎，趕忙把他送過去他們所乘的車上去。

「隔鄰車站前面有一家大醫院。」奈津子說：「直接把孩子送去那裏吧。」

「拜託！」

寺岡顫抖着手去貼着孩子的臉。

佐佐木全速駕車，奈津子告訴他近道，五分鐘左右就到了醫院。

佐佐木抱起一郎衝向醫院。

「那孩子拜託了！我已經……」

寺岡踉踉蹌蹌地倒在原地，不省人事……

11

「老公……」
睜開眼睛時，妻子五月正擔心地看着他。
「五月……」
連接自己手腕上插針的點滴瓶在搖晃。
「你醒了？」
「——一郎呢？」
他害怕地問。
「他沒事。正在睡覺。」
聽了妻子那句話，寺岡覺得身體突然變輕了。
「是嗎……好極了。」
「一點也不好。」五月的表情好陰沉。「怎麼回事？讓一郎遭遇如此

不幸，是誰做的？」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的五月會生氣，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對於自己所看到和聽到的事，寺岡不知道該怎樣告訴妻子。

「算了。」寺岡說：「已經過去了。」

「老公——」

「一郎和我還活着。那不是足夠了嗎？」寺岡閉起眼睛。「讓我睡一下……」

——五月把要說的話好不容易吞回肚子去，悄悄離開已睡着了的丈夫身邊。

五月不明白，為何丈夫突然變得不像丈夫了。

出到走廊時，夜已深了，看不見一個人影。

走進隔壁的病房，她在熟睡了的一郎床邊坐下，悄悄伸手貼住孩子的臉蛋。

「好可憐……」

一郎也在接受點滴。聽說他身體的水份幾乎全都失去，引起嚴重脫水。五月不由得悚然一驚。來歷不明的敵人正在襲擊一郎。

「一郎……沒關係。媽媽會保護你的。」

丈夫已經靠不住——丈夫身上完全感覺不到他有對抗「敵人」的鬥志。

為了保護一郎，即使對方是妖怪，五月也不覺得可怕。

五月走出病房時，一名年輕女性站在眼前。

「呃——你是寺岡科長的太太嗎？」

「是的……」

「我叫星野貞代。」

五月也聽丈夫提過那個名字——這個女人一直很同情死去了的柳井。

「兩位的身體如何？」貞代問。

「嗯，好多了。」五月冷淡地說：「兩人都睡着了。請不要打擾他們。」

「當然──沒事是最好的。」

「多謝關心。」

五月站在一郎的病房前面一動不動。

她冷冷地目送貞代離開的背影，突然蹙起眉尖低喃。

「她下班回家……故意跑來那麼遠的地方幹嗎？」

貞代按了玄關的門鐘。

黑暗的房子，感覺不到有人居住的跡象，過了片刻，傳來什麼移動的聲響，終於燈亮了，玄關的門打開。

「那麼晚來打擾，對不起。」貞代鞠躬。

「在說什麼呀？不用客氣——進來吧。」

柳井用以前的笑臉說。

走進客廳，柳井的妻子幹子從廚房走出來。

「唷，歡迎歡迎。我馬上泡茶。」

她笑盈盈地說。

「——那兩父子怎樣了？」柳井問。

貞代把送他們去醫院的內情說明後，柳井點點頭。

「是嗎？那就好。」他說：「科長不消說，但他兒子是無辜的。」

「你真是太好人了。」幹子端茶上來。「換作是我，我絕不原諒他。」

「當然，我也不可能忘記。不過，他有孩子。硬生生分離他們不是很可憐嗎？」

「結果，吃虧的就是像你這樣的人。」

「不過，太太。」貞代說：「科裏的人都不會忘記你先生的。大家都好喜歡他——科長則另當別論就是了。」

三人一同笑起來。

「大家都喜歡他？在誰死後大家都會這樣說。那種事是不可能的。我也沒想過那位科長會喜歡我。」柳井說。

「也是。世界上，有些人無論怎麼努力也不會被喜歡的。」貞代說。

突然，幹子抬起臉來，望向玄關。

「有人在外面。」

「我去看看。」

貞代站起來，快步走向玄關。

「——太太。」

寺岡的妻子五月站在那裏。

「你跟蹤我嗎？」

五月蒼白着臉，然而仍盡力表示強硬。

「是你讓我的兒子遭遇那種不幸的吧！」

「不是的，太太。你丈夫對柳井先生所做的事，現在只是還給令郎而已。」

「外子是要負責任！但你不能像死去的柳井一樣，做出以牙還牙的事來！」五月反唇相譏。「你們在商量什麼？又想對一郎做什麼？」

「太太，請別進來！」

「你鬼鬼祟祟的搞什麼花樣？」

五月推開貞代，逕自走進屋裏。

然後——她凍僵似的佇立在客廳的門口。

「啊，歡迎歡迎。」老婦人說。

五月雙膝顫抖，好不容易才站穩。

「太太。」貞代說：「這是柳井先生及夫人。」

那對夫婦確實坐在那裏——但二人的身體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沙發。

這是……什麼？

五月踉蹌欲跌，靠着柱子。

「太太。」貞代搖頭嘆息。「一旦走進來，就再也不能出去了……」

貞代拿起五月的手，她的手冷得像冰一樣。

五月發出無聲的哀鳴。

12

「喂，一郎，把球拿回來吧！」

聽了這句話，一郎揚一揚手，跑出排球場的外面去。

——進入第二學期，終於變得像秋天了，雖然天氣晴朗，也還有一點點熱。

球好像滾進了長滿雜草的地方，不容易找到。

一郎滿頭大汗地扒開草叢，突然被涼涼的空氣包圍。彷彿剛穿過一道看不見的門，走進一間冷氣房間似的。

一郎抬起臉來，綻開笑臉。

「姐姐。」

那名白衣少女站在眼前。

「即使天熱也不會不舒服了嗎？」少女問。

「嗯，沒關係。」

「哦。好極了。」少女微微一笑。

「你來接我的嗎？」

「不是的——我是來道別的。」

「道別？」

「因為我和你暫時不會再見面的了。」

「怎麼？好傷心啊。」

「別擔心。有一天，我們還是會再見面的。在那之前，一郎會長大成人，上大學，去工作，娶新娘……」

「我不要那種東西。」

「為什麼？」

「我討厭女孩子。她們動不動就哇哇大叫，吵死了。」

「唷，我也是？」

「姐姐不同。」一郎急急地說。

「謝謝——你不是來找球的嗎?它在那兒啊。」

依少女所指的方向看過去時，白色的排球就在眼前。

「真的！謝謝！」一郎彎下身去，拾起球兒。「哎，姐姐……」

抬眼一看，少女已經不見蹤影。

一郎拿着球回到球場時，班主任熊谷老師剛好走過來。

「寺岡！你跑去哪兒了?」

「我去拾球。」

「是嗎?」熊谷老師的臉出奇地可怕。「馬上回家吧。」

「啊?」

「你家有急事。馬上回去。」

一郎不太清楚是怎麼回事。

總之，能夠早回家就高興了。

有什麼事呢？——如果時常有「急事」就好了，一郎想……

果然是那傢伙嗎？

寺岡察覺到，在上香的行列中，沒見到星野貞代的人影。

「星野小姐怎麼了？」

聽見職員們竊竊私語。

是的。貞代不應該缺席的——這是寺岡五月的喪禮。

寺岡呆呆地望着被白花圍繞着的五月的照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突然病倒了，住醫院也檢查不出什麼來，就這樣慢慢地就無聲無息地死了。

寺岡和一郎都無法挽回五月。

我死的話還可以了解。為何是五月？

寺岡無法理解。

一郎大概還不理解母親死去的事吧？他無聊地搖晃雙腳。

「節哀順變。」一名女性前來鞠躬。

「啊。」他反射地說：「是你。」

她是工廠的職員川崎奈津子。

「上次……」

「嗯——當時謝謝你。」寺岡說：「星野怎麼了？你有聽說嗎？」

「沒有。我也好擔心。我打電話去她的公寓，卻沒人接聽。」

「是嗎……」

果然有古怪。

不過現在光是忙着應付接續不斷的弔唁客，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了。

焚香的煙吹到臉上，一郎揉揉眼睛。看到那一個動作，令寺岡想起那天被關在車上時，一郎不停地擦眼睛的情形。

——去星野貞代的家看看吧，寺岡想。

喪禮結束後，寺岡把一郎交給親戚照顧，親自前往貞代的公寓。

很快就找到了——不過，出來時是黃昏，當他按門鈴時，四周已暗了下來。

門馬上打開，貞代出來說：

「科長，我們都在等你。」

「等我？」

「對。大家在等着。」

她說的大家是誰？寺岡歪歪脖子走進去。

「來，請。」

好小的房間，圍着桌子而坐的人一齊回過頭來。

「老公，你來啦。」

「五月……你為什麼——」

寺岡的問題是多餘的。

柳井在那裏、柳井的妻子也在那裏。還有五月。

這是「死者的聚會」!

「請。」貞代催促。

「謝謝……」

寺岡呆然加入他們。

「一郎聽話嗎?」五月說。

「嗯……他好像還不太了解你不在的事……」

「他自然會了解的。沒關係。孩子自己會長大。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不去干擾他而已。」

「嗯……」

「科長。」柳井說:「你的表情變得好平靜呢。」

「是嗎？」寺岡很自然地開口了。「大概因為我知道什麼是悲哀了吧——我敗給了悲哀。不。沒有悲哀的心，這樣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察覺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正是如此，老公。」五月點點頭。「我發現得太遲了。不過，你今後還要多活幾十年哦。」

「多活幾十年？」

看着這些不在世上的人，那一副說不出的平靜、安祥的表情，讓寺岡開始覺得羨慕。

「可以讓我加入你們的嗎？」寺岡說：「我已經累了。」

「不行。你要好好看着一郎，直至他長大成人！」

「說的也是。」

「你必須向柳井先生贖罪。」貞代說：「你要背負我們的辛勞，好好活下去。」

「——明白。」寺岡點點頭。「讓我替你們揹吧。無論如何辛苦，我都會熬過去的。」

「老公……」

見到五月的眼睛濕潤，寺岡深深被感動。

「——五月。」

突然回過神來，彷彿從夢中驚醒一般，只有寺岡獨自坐在那裏。

大家去了什麼地方？

「星野——星野。」

寺岡窺望房間深處，發現貞代上吊自盡的光景，他一點也不驚訝。

「我出去了。」

寺岡穿上大衣說。

「科長，那種小事，讓我去吧。」佐佐木站起來。「外面好冷……」

「不用了。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來。」寺岡說：「那麼，其他的事拜託啦。兩小時左右，我會回來。」

科員們齊聲說：

「好走。」

這是以前絕對沒可能發生的事。

寺岡一面等升降機，一面扣好大衣的鈕扣。

——貞代在柳井死後隨他而去。最不可思議的是，死後好幾天，她還繼續去上班。

不過，所有人知道那件事時並不覺得害怕，而是感動地接受一切。

科裏的氣氛改變了，寺岡第一次覺得自己成為真正的科長。

升降機來了，門打開來。

寺岡走進去，按了一樓。

門快將關起來的瞬間，寺岡彷彿看到星野貞代站在外面笑臉相送，

對他說「好走」。

（恐怖的報酬　完）

恐怖的報酬

著／赤川次郎
翻譯／葉蕙
文字編輯／陳美恩、黃結屏
美術製作／黃雅絲

出版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 9 號祥利工業大廈 2 樓 A 室

承印
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3-4 樓

發行
同德書報社
九龍官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地下

角川書店授權出版

第一次印刷發行 2003 年 6 月

恐怖的報酬
KYOFU NO HOSHU by Jiro Akag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omplic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Hong Kong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 962-681-792-5

定價 HK$28 元

若發現本書缺頁或破損，請致電28893981與本社聯絡。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電話：2889 3981



ISBN:962-681-792-5
定價HK$28元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幸運之神難道也是死亡使者？木原昭子，一個二十四歲的OL，雖然為了兩個車位而引發連番意外，幸運之神卻讓她順利渡過難關，但死亡使者亦悄然而至，讓她付出恐怖的代價……

柳井在上司寺岡的故意為難下，每天都在酷暑中送遞文件。一天，柳井終於在車站的長椅上孤零零地中暑死去。此後，「中暑」的亡靈就纏繞着寺岡不散，酷熱的報復亦如汗水般慢慢地在背脊滲出……

兩個恐怖的短篇，也是兩份恐怖的報酬。